梅花草堂集

榛花草堂集卷之十三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李仲玹　校

雜文

茶說

天下之性未有淫於茶者也雖然未有貞於茶者也水泉之味華香之質酒䤈米櫝油盎醯醢醬䤈之屬茶入之輒肖其物而滑賈奸之馬腹破其華而取之行萬餘里以售之山棲卉服之窮酋而去其羶薰膈結滯膈煩心之宿疾如振黃葉葢天下之大淫而大

貞出焉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愛山水而不會其情讀書而不得其意學佛而不破其宗好色而不飲其韻甚矣夫世人之不善淫也顧遂之恠茶味之不全爲作茶說就月而書之是夕船過魯橋月色水容風情野態茶烟樹影笛韻歌魂種種逼人死矣

別水仙花說

南中饒花木卉品幾以百數至于春夏交之虞美人秋之斷腸草冬之水仙花無上矣余不能從稽含曉其事獨心好之顧虞美人葉不敵花斷腸草不耐秋

冷夫至于水仙花無上矣葉如劍莖如蘭房如黄冠
根如夜合緑如芭蕉然沉鬱白如輕羅然芬澤香如
臘梅而温如芙蓉而洌宜冉冉風宜溶溶月宜暖室
宜净榻宜咏宜觴亭亭葉表森森華外其神浮呈而
不定絪緼而自如盖本末之稱者莫易之矣毎窮隂
殺節護以輕襦可五浹旬而不變毎冬初必購一本
着齋中輒低回留之不忍去今年練水李子遺我数
莖花繁葉碩特設一静几病魔榻上同卧坐者幾兩
月一夕長風烈烈雁聲嘹嘹兩足如卧氷上亟起窮

之嫋然相視而笑心憐之因移置帷中護以茶笪旦起相視更相憐也會童子弗戒一枝流落他所至今爲恨距李子之相遺今五十日矣而色澤黯然神情愴悴予心悲焉煮茶而送之夫水之于五行最無滓矣又加仙焉不亦貴乎第世之詠者如羅襪玉佩月下黄冠之語止得其娉婷靜植之致而以予所睹當是梅花嫡派在女中爲丈夫今之別我而去也安知其魂不歸嶺上乎昔人不云耶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僧普洽字法雨說

如來大乘不立文字以無法故文字之法至于姓有名名有字字復有說末矣莊生云駢于拇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指者樹無用之手也其說良然而未辯也當其不用拇與指竟何物乎蘇子瞻易怪石供佛印參寥適人請刻之子瞻笑曰易之者幻也供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是義通明然則世間之姓有名名有字字復有說將闕一不可馬忠壯欲令其子顧名思義字之有說殆是恐人不思而更立一法耶

僧普洽問字予字之法雨又何說焉雖然桔槔旱而有功雨施滂沱萬有蒙潤桔槔之功末矣慈雲法雨遍覆大千世界究竟了無一物試請洽公穩坐蕉團以曹溪滴水攝受十方河山大地是雨是法是無是有直下承當文字何在

明上人更字徹如說

說文云徹通明也又去物曰撤影落長江上下曉了浮溺混騶其影不靈故必有去而後有通頭出頭沒隱現各半終非通體安得明月蘇子瞻遊廬山詩云

横看成嶺側成峯是處看山逈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身在廬山者不能通見山心在一物者不能見無物有所物者有所蔽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光之所不容照之所不至矣雖然均是物也而意識爲甚昔有禪人門上書一心字一禪云門上還他門字又一禪云門上不必還門字此三見者譬如眼光隨在見物終不能自見其眼此之知見與無見同故曰損法財滅功德惟在心意識去物者去此通明者通此徹者徹此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明上

人初宇覺月巳更徹如予恐其多還門字又多不必還門字也爲說以貽之雖然上人多技善幻香外而慧中指端明月了了常知其必大笑予言爲門之心字也夫

徐君字長元說

顧子遊鄧尉歸爲予言其山川之映帶卉木之鮮茂人物之潔清意相尚也予謂顧子曩者及明之日蓋嘗一至樂其連翠云毎峰廻路轉離合宛然若另造一世界者庶幾有隱君子往來其間乎而今何如矣

顧子曰問其土之人曰某曰某即老于山者耳而未之目也庶幾有之緇白之侶漱石枕流遊方之外而不可跡者有之乎曰即所憇者導者茗相勞者往往而在有之夫有年少埋名求自得而無悶者乎顧子驟然曰盖有徐君長元焉長元何如曰其人在隱見間其心泊如也曩者盖嘗覿於擊劍飛絲站履走狗之社目識徐君意其人翩然自喜雖暮夜不忘秉燭以嬉者而乃今遇于山川莽互之間雲霞四壁佛火熒煌一茗一蔬灑如也忽見予愍然若隔世者握手

道故意彌親而不倦予曰聞之山中之人其長子孫者不知山之樂也今夫徐君去徵逐之歡而思就閒之適樂素心之侶而忘城市之交其觀于山非山也偕之爲朋望之爲鄉出入之爲廬舍爲城郭其必真有樂焉子盍就徐君問之乎顧子曰今夫徐君托于山而非山也進乎道矣葢有道人名徐君慧長而字之長元者此其徵耶久之而徐君以長元之說請嗟乎夫徐君而既有志于道矣其又何說之有雖然慧也而元此之謂元明照元明照而道畢矣徐君歸試

就鄧尉山問之

戒

字無意文無筆女無態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也張旭之治草書也七情六慾天地事物之變一寓於書故曰草聖藕子瞻聖於文然其得意之作多得之飲酒談笑之間故其敘南行集曰非能爲之爲工不能不爲之爲工也此子瞻自寫其影也李夫人不見漢武帝轉嚮歔欷故帝之歌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淮陰侯俛首踦下如狐兎見獵人跡

影俱滅人不識其有雄氣者故曰忍而至此故曰多

多益辯其用一也章七日摹蘭亭舊本自然不佳揚

子以玄擬易可必後世人不好梁冀之妻折腰踽步

當世不數其淫賈誼逸才也不能忍淨於漢文之世

祇自號年少耳鬱鬱死長沙何悋故曰臨摹賊意補湊

賊筆結束賊態童心賊殺嗚呼此天下之大戒也

機

萬里從來之龍脉渡嶺涉澗迂廻旋折更數十百轉

而結爲穴不啻針芥然相地者應其處而定之令謝

世之死骨聚沙成鱗烝氣成甲斯亦天下之大奇也
爲肘後之説者曰沙水可按也郢人之斤如風削人
鼻堊堊盡而不傷此其質能也非其質而斵焉不割
必餘舞百尺之竿者置兩足竿上手提甕盎而顛之
足左右易幾百變而色不動觀者驚相告也然使竿
之外加足焉械者不能也故夫置虚空之足揮無質
之斤古及今未數數也韓信寄食淮上曾無一卷之
書十戶之聚一旦登漢祖將壇驅市人萬萬而用之
如使左右臂是遵何術哉信而後魏司馬師其庶乎

陰養死士三千人散在民間一朝而集莫能知其所自來也

分

江陵在翰林時往見何心隱相對移刻不交一談出語耿天臺曰此飛妖也吾將膠之天臺入而心隱徐步庭中低頭自語曰此妖必爲宰相雖然爲宰相必殺我吾安所得彈丸地而藏此幻形焉斯二人者無言而相斷以神如交左券是宇内之真相知也使心隱不發於江陵之手而死牖下心隱必不瞑也或江

陵既爲相不及膠心隱而死江陵亦不瞑也持予金之壁而之市者予之九百則怒予之千餘亦怒必予之千而後市者無言市之者不復言也當其分而已矣

古

天下無世而非古也日旭月朗水流花開有以異乎否也無人而非古也眼横鼻竪首銳足方有以異乎否也無物而非古也商之盤周之刀秦之碑漢之㽒唐宋之書畫宣德之窑有以異乎否也無事而非古

也堯禪禹繼湯伐秦爭劉頑項愬以至范蠡之逃張良之去劇孟之俠司馬相如之賦曹操之猾王衍之白嵇康之懶李白之詩陸龜蒙之怪蘇軾之文米芾之顛石曼卿之飲李載贄之禪胡友信之舉子業各赴其時各騁其致有以異乎否也然則古何以貴觧者曰夫古何貴古者所以識其既往以別于未死之人如人之既死則曰已作古人之古也又如年之高者稱之曰尊曰長曰老曰翁是也世人不解古意譚古則驚譚今則笑亦見其惑之甚矣噫不滅古今之

號不破好古之習而能新天下者未之有也

今

天下未始有今也一言出口則已過未出則未來也戒途者曰將至其處既至則曰已過其處矣此何以然也天下固未始有住也天地不住之氣也日月不住之兩丸也河山不住之積聚也人物不住之傀儡也心不住之幻影也天地住無四時日月住無晝夜山河住無盈竭消長人物住無死生心住無前塵後念種種云爲則世道之死久矣傳曰君子素其位而

行位欲行不欲止也易之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貴思不貴止也金剛經曰見在心不可得見則已有在則有所此過去未來涉歷之關而不離不即之名也故又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今字之證據也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又曰其毀也成也其成也毀也此今字之註脚也大抵聖人制字多靨活圓流權其異同之形似而稍爲之分別對待令人可想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擬後之曲學外道必皆强爲之說如體用寂感形神性命之

類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題張氏恩綸錄後

張氏恩綸錄者今死難興文公治興文有聲〻天子嘉之錄贈興文之父母如其官暨興文配今從難錢孺人云昔者贈公初舉興文心竊喜謂必可世其家無墜先憲副之緒興文既試諸生讀書砥行以氣骨相高一時名家子無能先興文者荏苒數年至萬曆辛卯興文始以　先帝東朝恩選入辟雍壬辰贈公歿於家而興文還自長安又復久之以丙辰歲遂用

辟雍生試興文令興文慨然就列庶得一當可自樹
將徼一麻報贈公諸所爲治興文狀凛凛奉職如造
士祛姦動中機要畧載恩綸中不具論天啟元年臘
月二十二月綸音至崑興文之長子紀薰沐將告家
廟而四川巡按薛御史之疏亦以是日至稱興文抗
禦不支同妻子自焚死紀摧裂踣地淚盡流血追憶
在任從難之臣今封孺人毋錢氏紀妻顧氏紀弟一
人名緄紀妹二人名淑安淑慶家幹若干人女奴若
干人音容在目痛咽刳心嗟乎此寧獨張氏一家之

瑞而已耶興文犬牙黔蜀間漢夷雜處號稱難守朝
廷所明見而興文以一膠庠之彥治棼解錯駸駸有
成蠶鳧俶擾外無自固之埤遠無蚍蜉之援從容就
義闔戶自焚就令千百載之下聞風吐氣況當國步
艱虞東征西剿其爲海內忠義之倡又寧獨一方一
官之任而已也憶與興文夜別顧選訓第握手道左
爲予言即有微尚何敢薄興文不足爲第勉而就此
非吾父志要須攄發庭訓少酬昔人捧檄之悲則有
望廬返耳嗟乎嗟乎較今所得更何如耶贈公廓落

有大志不欲以尺寸自雄輿文方徼　天子之恵以報贈公而旋以其身與妻子報　明主吾鄉人士休養生息于朝者幾三百年報稱無路輿文一家殆以其身先之矣張氏自其先兩憲副公以進士起家清白垂裕贈公爲閫憲子雅有奇節不克見見之輿文今其子紀風義遒上定不沒沒錢孺人者故德化令春沂之女性挾風霜助輿文治内有家範紀妻顧氏則少司馬顧公章志女孫一門從義如此烈烈而惜乎今未詳其槩也

七賢像圖題首

右畫像七人一軒軒而行回視其伴若相與語者曰開伯陸蒙一奮袂縱步且行且聽曰賔如許伯寅一前行不輟若聞童子相促自怪其後至者曰醒陶杜晏如一正坐披卷而視曰伯遠倪世瑛一袖手同觀曰張大年大年予弟世長也一引滿而笑若忽忽自語者曰荊玉吳鑑一老人古服黃冠執筆紬思若將題壁者曰玄陽王先生逢年笑語行坐各有情態盖新安黃維華民暉手筆也萬曆辛卯維華客遊鹿城

諸君子方結蘭社競寫山水竹石之致而王先生時時婆娑其間品第神逸能妙雅歌浮白往往達旦久之社約漸解而圖藏世長孫中一時景物不復料理久矣然每出而觀之時覺神換今年賓如歸自燕臺追理舊遊漫思往事荏苒十五年間王先生既死荊玉亦長逝而此五人者神情骨態隱約可辨不復望之了然矣予猶憶維華寫照時以非社不及王先生先生大恨曰老人即耄諸君何愛彈丸地不以偃息老人如後世尋主盟者何已又笑指圖端曰嘗恨不

生巢居之世此豈吾置足地耶維華欣然就之每懷故人風味不可復見甲辰春仲披圖慨然記之如左

慧照圖題首

倪伯遠有愛子而殤一往輒絕嘗夜自譬解甚父愈楚客有寬之者而聲乃吞咽揮淚去之矣嗟乎父子情深誰堪夭折以予所見人父之性至于伯遠政復蕉人豈其無大結于中而若是不虞自滅乎故嘗呼伯遠與語意可小進聆其口敘使人悽惋莫能措勸嗟乎絲雲易散物害其鮮有如是哉乃題其悲憶中

手摹小像曰慧照而系之詞詞曰辮頂童隅若笑若語當年膝下婉容娓娓灑血圖丹慧出五指君試呼之視君而癖

甲寅日紀題辭

文可一日而數義不能一義而一日盖有恒若斯之難也予自少掛名舉子之業歲計或有餘日計必不足中年廢視忽忽無所用心弄翰戲語雖復雜然而至其間或竟月不成一字者亦數矣載甲之初生計蕭索形質頹潄又更病瘦死喪憂患之感而觸事興

懷隨手跡記得五百九十五則爲葉二百四十八爲卷凡四題曰甲寅日紀筆墨零雜亦所時有按日攷業未有恒于此時者矣昔曹孟德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予深有味其言惜乎感慨談笑之作不足與于學問之道也

荆溪吳聖隣近草題詞

世人論畫凡山水遠近向背曲折濃澹之情皆可以意取似至貌人物則必覼之髮膚眉目位置正倚之間而畫者之意有所不得騁然有舉體皆似而不肖

者非其神也神来于意意得於動子瞻先生顧自見頰影就壁摹之不施眉目觀者失笑知其爲子瞻動之至矣意造而與神合有格存焉然不可以爲訓使後學小生争求之不施眉目之間豈復有畫乎予友吳聖隣近義已在翁翁欲動間而有意以攝之如湯先生所謂風波之水雲烟之月望之有格就之皆神不祈取似而觀者無不失笑故在先生罏錘間矣顧九疇每晤聖隣據梧旋目有觧衣盤礴想然則三毫兩眸以其必屬之聖隣無疑耳

丹徒莊叔子書義題詞

古京口面江向峽奔瀉萬里所謂吳蜀常通之地諸峰亂揷雲外隱隱若螺髻然連亘絡繹其人喜言地脈而未有遇也則曰龍氣往而不必收夫必有收者在相者何如矣善相地者將羅華夷不斷之山吳蜀常通之水收之方丈之穴而可易識乎哉莊叔子之龍往矣猶復骫髒諸生間落落無所合令人把牘而莫能自解也書齋清寂輒盡叔子之義題此歸之咄咄叔子尚繕其地以俟識山者

自題歲晏吟

平生不解吟偶有會率以意爲之欣然一笑丁巳歲晏閒醫武林自揣迂直都不作遊武林詩而舟中無事小有紀錄既抵家蠶覓紛然意思都盡顧獨未遣前念戲就此編將令知者見之還堪捧腹否又除夕修祀潸然出涕忽憶少陵明年此會知誰健不免攪心以故章末云爾觀者應不作詩讖也甚矣吾衰則誠有之書既有許媪者見貽水仙三十莖莖各十許花息舫中馥馥然豈將償我卒歲苦乎爲畫三蕉葉

并紀其事詩凡四十四首題曰歲晏吟亦曰梅花草堂集

題耳受録

臨川書滿人間或云此傳第一要非達語然是靈氣透出猶如風月政與天地同無極耳此老自題紫釵固案頭之書所謂不如我自知也千秋下何必復有子雲哉夜卧甕城忽忽多不怡輒耳受仰屋歌之使人出涕淋淋漬枕上就燈命寫無取連屬以識一時中心之好不比太倉公竊句竊章删抹靈氣爲此老

所訶斥不如崑山俞四娘也丁巳冬記

跋朗公摹刻謝雪村墨竹

吳興畫史有謝仲和平江崑山人而志軼其傳心竊慳之此圖故朗公得之倪伯遠所藏蓋僉憲沈文敏以貽張秋官敬之者太常夏仲昭甚加賞玩題其左有筆法曾聞謝雪村之句當是耳而初目之耶雲間姚叔儀適在朗公許爲鐫置但木齋中好風良夜疎影蕭然仲和可無憾于邑乘矣

跋石本彌陀經後

此經入石時予爲經人師長安將卒業始見之王弱生第因笑語孺和君等作此調度甚善而吾奈何以無味面孔向人馬足間本来一念豈健有力者急而老且病者故渾渾耶孺和笑曰此何與人事又七年而孺和埽西方乃至今日面孔如故冥漠之間負此良友今日讀此經于澄伯容安舘中感之流涕題數字志懺寔有皈依心非獨一時傷逝之語也

跋憨公法語

右憨師法語三十二則澄公云是吾鄉二禪人在雙

經時所授予得錄而藏之便請澄讀一過如啜哀梨如過吹毛劍如金鎞刮目了無幻翳把似依樣畫胡盧人猶如說夢澄問其要前不云乎曰咬定話頭不是要明話頭曰但遇電光三昧不得生喜曰坐禪人不得坐潔白地上此三言者禪廳解得亦復能行得否洞庭湖邊青城山上還請澄公問之

跋王開美客莕紀游

姚生貌王開美忽然而就殊太似衆客驚笑樂甚昔蘇子瞻謂凡人意思各有所在生殆得開美之意于

趙忽問者耶然亦舉體皆似矣今日讀諸子像贊鄰無不似者顧難爲姚生不難爲諸子耳意思所在信非子瞻不見此

跋金文甫壽敘後

夜與季弘踏月西林遇文甫煮茗相邀穀雨花爛然庭際香氣撲人鼻孔間相與敘述當年行樂時事問五十贈言去今忽忽十五年矣文甫倔强如昔風流都不減壯盛時傍橋老屋日涉彌精而又能以其餘力并所謂橋者廣而新之苦心良工豈易至此舊本

稍供蠹蝕腹許以明日更寫一通粘之屋壁埽檢舊稿月色在户風氣如秋更題此數字

書荆孝女誌傳後

予友賀涵伯既銘荆孝女墓授簡于予情詞酸楚使人神傷當是時便欲載姓名其後濡墨輒止弗忍下也明年丁巳賓仲以范夫人傳贊来具道其概口呿弗能終予亦潸然出涕嗟乎至性之于感人甚矣哉閨房之秀重幃複閣剌繡五紋旁通書史婉孌父母之傍寂無聲氣一朝溘露心惻何如然猶世所時有

如彩雲琉璃脆長皆短不堪闇見而況情切從父遂
殞其軀肴哉當其聞訃就斬忍死視含故巳五內摧
割寸截無餘矣哀至現疾無非真性豈復雨雪之所
犯草木之所瘵乎誌稱孝女嗜書味道夙慧冥通感
香山草堂之什便欲女身得度此豈無挾而来人間
父子合十五年于斯得所從矣昔金鑾子甫十歲手
書北山移文呈香山會市終南紫石欲開文字便以
鐫之其爲香山憐惜如此殤後三年爲逢乳母悲哀
不置至有莫教兒女苦多能之感孝女豈獨爲男子

耶視含而死不貽父戚金鑾子盍有傷父之痛矣上根性人顧償則逝孝女豈是也哉賓仲孝女家牢之也逢人隕涕殆不勝情嗟乎可以知孝女矣

書澄公竹册後

澄伯與予遊不覺遂久其所携遊戲翰墨予皆得見之此卷是其弟仲容作筆意蕭散頗有翠篠含風之致山坳水際坐此君蒲團上倘亦有昔日在原之感耶書此一笑

書陳元瑜所藏父書卷後

庚子冬十二月朔寒甚予頁暄窓下里人陳元瑜来
會有客輒馳去輒復来有閒請曰瑜父年四十舉瑜
愛特甚瑜甫十一喪母憶與妹常嬉遊月下父左右
提挈溺輒吮之既長客顧氏放歌浮白子夜或不休
父必明燈徙倚檻外繼母爲問所以漫曰吾老不能
寐耳聞扣門聲輒喜迎相慰曰兒年少好遊故當亦
念而翁老能長爲父子耶然既歸眠貼席矣言既泣
數行下出袖中数十紙相眎皆其父客遊時所貽元
瑜書也元瑜之父姓陳氏名子孝常挾日者書走四

方多奇中往往感貴客賞即出其槖中金而是時其
家食指繁所得輒盡晩歲術不售食指減得亦償出
元瑜問故輒曰命也吾故不求贏盖亦術士之高行
矣元瑜喜書好辨奇字能製五言詩其感時思慕殊
有至性予哀其意爲題數行使歸而藏之

書顧緝卿所藏朱白民竹册後

白民旣入山與孟凤結伴予訪之白蓮里居爲予寫
撑空一枝曰恨子不見吾竹掛之草堂當作戛玉聲
以相娛樂予笑曰聞山中饒此君着人衿袖都成深

碧色殆子見我須麋時也白民掀髯大笑今日復覩此冊于縉卿第因紀其說一派深碧隱隱入縉卿眉端矣萬曆丙辰嘉平十一日

試茶引

茗戰人生至適也然其事不貧取適若難之壬子之歲梅雨既足予方詣王先生署語予曰吾北人不知茶吾無所取于人以茶來者不能辭吾所得茶凡五品曰虎丘曰伏龍曰顧渚曰㴬沙曰洞山史玉池謂予茶盡矣水人供惠泉吾識之可給洗沐又有餉寶

雲者中泠者而玄中又露盎而承天泉得水凡四子
来適雨請爲子放衙一試之予唯唯于是左列筵罌
右滌壺盒鐺洗凡數十于是雙兒爇火石倩淪茗元
孚佐之岳試一品予唯唯稱善齒牙有異稱大善凡
數進而予不覺絶倒齒牙間絶異也先生曰嘻茶無
所遁君矣吾所得諸品譬之法酒不必佳然亦有察
吏而兩人知其事若有縉紳愧貽其人潔清不漫然
者子皆大善之子之絶倒稱善則生于岕而潔清不
漫然爲丁其者也則非生于岕而贗之岕人以申耶

中之約爲徐某者也子豈有道乎予笑曰我有舌吾無耳先生亦大笑今歲五月朔日梅雨始降礎潤風薰水茶略備命倩與徐鈞理其事爲洞山者三爲廟後者一嚴道普曰岕之山蓋有土神廟云其後四週不盈畝即老于山者罕得之矣乃循壬子故事次第嘗之其清芬而薄者俞泉洞山也喬射而久爲隱隱有茶氣者朱泗濱洞山也既清既芬而連啜齒舌乾者龔雲峰洞山也初啜似無香醇而滑久之甘津潲然而香襲人者廟後也此貧之至適也適久貪不可

止倩以常品進訶之曰而不聞愷之啜蔗耶何得爾倩曰既雕既琢復婦于樸予乃大笑而卧

請刻王世周先生詩集引

王先生氷心玉骨皎皎霞外讀其詩賦可謂追躡范經並駕蘇李唐以後未易比肩北地中興縱橫入室厭世之日手校全璧傳之其人以興來學而口澤如新梨棗未就允爲騷壇之缺陷不免同調之興嗟雖玄亭擬易故難假借然長吉嘔心必屬沈氏四方有念者尚相與圖之吾黨夙荷奬成未逮有志鼠肝

何補蟲臂無能請裁什一各了初心使敝簏剞藏錦囊在世不勝大幸小引奉聞刻詩凡若干卷

泗上戲書

一卷書一麈尾一壺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單綺一奚奴一駿馬一谿雲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竹榻一枕夢一愛妾一片石一輪月逍遥三十年然後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衲到處名山隨緣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隨我一場也絶朱衣紫後擁前呵粉黛迎歡兒孫鵠立我則樂之自分無福

腰纏萬里逐浪隨風卧算子毋歸問田舍我無其資亦無此志書字抵此舟過南陽將之豐沛漕舡塞河炎氣蒸骨欲借劉季故鄉之大風吹我煩熱復恐文叔滹沱之堅氷無端復合也投筆狂舞噴飯滿案而金子怪予之說不及博山鑪何居予笑曰人有好事者其鄰之富者衣緋衣其人亦勉而緋衣明日富者更衣以出始恨其家之不能酬美子以子之鑪而吾以吾之樂子毋爲緋衣以亂我吳會之散人佛士家置一鑪客至必爇香煮茗貯之時大彬壺以手拭而

進之謂之近人矣而不知其習非性也今予之所欲甚奢歸視齋中曾無一馬即使終無一馬而吾寧不樂也金子笑曰即使吾無一馬而鑪不可已也故曰獨造成家雷同市厭今夫茶與香天下可愛之品也天下人愛之謂之大同蘇州人愛之謂之習氣知天下之愛而愛之在天下亦謂之習氣出于中心之好而愛之在蘇州一人亦謂之大同故曰人情不相遠也天下不一人也情則自同人則自異子爲香之癖而吾爲不好香之祖豈相易哉雖然不好香所以有

香之樂癖則無香而憂矣吾不以祖位易子之憂亦明矣故曰依傍古人古事成俗見從已出偏見亦經陶淵明好琴而琴無絃世人有爲無絃琴效之者蘇子瞻好書與畫爲人取去更不復惜世人莫能效也然此不足怪世人也省一絃而有陶公之好故爭爲之即無子瞻之名而必求吾之書與畫猶得自詭曰好書與畫也甚矣世人之逐利而不愛其情也不愛其情者謂之益生夫唯不益生則樂矣陶之琴無絃而吾琴何必不絃也蘇之書畫可爲人取去而吾何

必不爲人取去也吾之興可以如陶如蘇而何必如陶如蘇之爲我也金子將有答而岸上郵卒有以賭亡其馬者哭聲震野張子笑曰又多乎哉夫好賭則賭而已矣金子亦大笑會大風從西北来河流有聲舟之膠者盡解是夕焚香煮茗啜之忘倦

夜泊論交

偶與四方兄弟歡劇累日紫翠互施宮羽疊變真有無量快活無量進益今進舟中被酒逵且無寐忽思吾里中五六兄弟愸如調饑也乃知附近深交如飯

如茶如肉如酒但有醉飽時那有厭棄時不知味者妄謂常品無奇此倉皇下咽不經齒嚼者耳海内慕尚之交譬如親賓設席鷄猪魚鴨大略與常用等第一經庖人俎膾賓人鋪設便增氣色令人有且敬且感意若夫意氣之交故是山海奇錯卒然遇之食指自動雖裂鼻析吻縮舌澁齒若自見其所甚欲不能不食然亦不宜以食至于真正相知則人身之元神也非飯非茶非肉非酒無色無聲無香無味但覺有之則肢體輕安肌腦滿壯一日損之神氣消縮緩急

失之腰背麻痿吾烏乎知其所以然而然耶故未相知談何容易管鮑之交遇其匹子長之傳通其意漆園之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傳其神

史辰伯夜話

低秀才易老好秀才不老故有是言然而非也此但二種人意見可謂云爾非所以語于了舉子業也自今觀之世間好秀才正不耐老何也好秀才所見未必不狹而所願極奢凡世間一切至貴至富可愛可求非常穠艷可喜之物與夫掀天揭地軼古淩今駭

心洞目之觀以至功成名遂退老投閒及時行樂之計皆其所從常熟筭以爲吾他日固有之事如取諸寄方其聲名一起無論他人即一己之耳目肝膽魂魄夢寐居然自信不復生疑內缺凜凜之誠外多詑詑之色出有酒食之奉居無膚涉之功乎我輩人弄無益事比初機如糞土寶故我如無盡藏及其蹉跎歲月齒豁髮稀感同學之不賤誇知希之足珍心意散而不收形骸縱而無攝高視濶步浅揖長噓筆墨在前淋漓自命不復知其踈且拙矣當是之時何如

自知分量之夫夂不知名之士終始心心念念敬敬
恭恭我不放他他須放我猶能與桑榆之收免畫虎
之誚者耶故夫舉業一事不際不能收其功不痴不
能精其技昔者商丘開衆誘投火得寶夫開未得寶
時未有不笑之爲痴者也開既得寶時笑者共駭之
以爲神由是言之然則世間亦何嘗有好秀才耶鄉
試中式謂之舉人會試中式謂之進士否者今歲甲
領批明年乙領案譬如積薪後來者上耳則亦何益
之有哉當是之時欲覓秀才好處了不可得由是言

之然則世間豈真有好秀才耶故夫謹餙自將念頭不散終年孜孜矻矻决定欲了秀才本子者好則未曾好低則决不低

燈前自語

原夫男子之事故少樂而多憂不謂鷄肋之人亦好難而賤易懆濕輕重不涉其時憂快娛悲毎狎其變見拖㲀之無械薄視機心感磨杵之多勤耻言順運乃至愛月性也悲笳吹落霜天魄則愛之情愈旺徵歌情也曼聲洒盡羌人淚斯情之感彌深病非所患

但使面留五骨不愁二豎之忽僭貧故自甘不必家餘宿舂常望三徑之客至不貪虎子好入虎窠未見龍珠欲攖龍怒捫心自分據理有由昔老氏無爲直須絶學惟宣尼發憤然後忘憂常樂豈入門之方上達非修道之教客閙唯唯子心否否凡所有相盡是虛妄世人以苦爲樂不肯空其所難吾欲以樂爲苦敢復住於所係首鋭足方難甘圈牢之養眉橫須從羞整兒女之觀借此筋骨度彼年華非則兩皆非是則差近是茍全微尚任笑福輕

雪窗語

窗隙窺見同雲簷茅不聞集霰無樹飄花片片繪子長之辟不粧散粉點點糝原憲之羨布衣自短猶堪絮起風中足指欲穿長笑履行東郭屋張融之舟游情訪戴塵范史之甑礪志卧袁党姬故欲煮茶敲石無火王僊即思披氅質與多鷄或云檻外封條悵望山陰之有椽俄關庭前折竹驚看崖内之積榾玄陰脉脉子卿嚙之與皎日增光玉屑霏霏孫康映馬覺虛室生白織厤髮之絲文成雲錦披羅體之架寒蔽

長空恨無道藴奇才比物見推于叔父不數王元琰

右迎賓式重於暖寒漫看煎水率爾雕冰

迎真道院書壁

往從先君省父家小憩迎真道院有道士李淳虞出

迓甚恭有禮而色意微酡既坐數起入戶濾酒聲瀼

瀼達戶外道士曰薄曉釀理又身好其物每歲種秫

若干粗了麯糵事有餘則以易零雜細靡之屬而後

乃可終吾身遊其鄉不恨先君大笑然聞道士行淳

謹無他謬巧隱失又愛其率誠久之乃出今年冬予

與屠生殷甫戴生秩卿弟雲林光甫侄子木再遊其地院宇寂寂壖上惟聞削稻聲茶者見予訝曰此四十年前眷族即也老矣問道士則已歸醉鄉惟龕中遺像在予視恍然或曰此削稻者張道士年亦七十餘稍肯構云因書一絶句于壁詩云洞口鸎春四十年黄花幾度醉青穹桑壖種秫人如故笑指香龕率子廡書既會族父性溪携榼來遂與殷甫輩為道士三酹酒而去

貞節堂書壁

汝父以我之故廢學汝等又以汝父之故不復知學

痛心痛心然孝弟廉耻則汝父之行在汝目汝父之

言在汝耳汝等但細思之杜門自勵習藝習書甘爲

閭巷椎魯無能之人不失先世孝友耕讀之素則汝

父死不恨矣吾年已六十且見汝父亦可藉手不愧

汝父之托矣汝父易簀時諄諄呼我云阿兄恕弟不

復能起奉兄一拜其意欲何言耶汝等但細思之庶

可以爲人否者求爲負販則無資甘爲不類則無才

何論異日不能見汝父即今日亦不能具面目見我

矣汝父尚未殮汝等又素無過失吾言如此我意又何爲耶思之思之痛心痛心萬曆癸丑仲冬十七日夜半付櫝樫柚等三孫使粘于壁

梅花艸堂書壁

昨與世長訣見其一心不亂神氣湛如始知直心爽口人到底落得如許便宜也不然生平未嘗學問何得便爾生死關頭豈容偶合因是轉念身世如風燎燭如日淪淵永斷揺修已遲八刻而指衆食貧難免交涉絕嗜損囂于今應爾已許下世長我即步步退

縮猶恐承羞何況仍前調度非久相逢作麽商量世
長首肯道好其言在耳可不念哉豈不痛哉又恐痛
定念遺亟書于此将令中靈四壁共聞斯語云爾

悟言十八則

衰病侵尋自覺心愈澹情愈濃所以心澹本來無物
所以情濃人心不死
鷹立如睡虎行如病便是攫人食人手段必如紀渻
子之木鷄方是養成天德之剛
聖人不死只是念頭常惺精神常貫

不忍堂下之牛是見非覺故曰以羊易之是心足以王矣是覺非見故曰天下猶運之掌見之害常至以殺不辜覺之量定可以保天下

屏莫大於傷心怒莫怵於嘻笑以慧眼觀何適非益以佛眼觀到處慈悲

打罵虗空虗空但知覆載呵喝佛祖佛祖一味慈悲

飽後思味則濃淡之境都消色後思淫則男女之見俱絕透得當下光景則有餘不足之患不知其所如矣

莫淺於壯烈而赴義若馳者排難解紛不失和氣莫
露於咸輔而當仁不讓者反覆力爭悉中機宜
李卓吾云即如兩人行淫一是菩提一不是菩提何
以故誤入淫室將毀戒體如何是菩提空中兒啼受
室償債如何不是菩提
常居其外則心平常當其境則情得常處其後則欲
寡常企其前則德進常觀其理則喜怒哀樂無所不
妥
破事之語感氣則粗破情之語涉意則峭故曾子曰

出詞氣此處大有涵養在

柳子厚詩云有叟垂華纓華纓華髮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正不作冠系解

神農嘗百草孔子曰丘未達不敢嘗何以故王房仲云作者之爲聖述者之爲明皆時爲之也此語破的

鴿鬬鈴而摩天不知息飛而響絶也蜂攫窓而怒觸不知解怒而旋飛也鈴愚鴿窓愚蜂生死愚男子薌羶愚衆生

曾子之唯顏子之不違也不違直而無痕唯字神而

徵有迹

子路行行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此是夫子相訣柴也其来乎由也其死矣又曰雖百世可知也此是夫子數術問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此是夫子地理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此是夫子葬法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此是夫子誌墓文

黄蘗祖師云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意念少緩時便宜莊誦一遍

盛世之農利有年衰世之農利凶歲盛世之農良衰

世之農黠良農之利有之黠農之利乘之

書迂愚子自傳後

古今傳神之作宜莫岀其所自爲而太史公甫里先生六一居士之自叙自傳反若其張而大之或托而逃之者夫亦其中心不能自放令後世知我者摹倣其情性以爲在可見不可見之間而未免有作文之心也此餘爲之工非不能不爲之工也迂愚子叠𧹞傳適之軒回首從境雖盡空所有而老誅壯事未辦緣影頹脫營城唯腕所適平生冷面熱腸剛心猛氣

盡收之尺幅之中如曰呼以道人則應呼以官人則不應而非張如同世人請富道人請貧而終非有所托而逃之也斯豈有作文之意令後世摹倣焉若可見者不可見乎哉雖然迂愚子天下靈異人也就所自傳無非絕靈絕異之事而佹云迂愚卽予亦不能無疑於其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迂愚子蓋不能無中古之感矣丹鳳領九雛梧桐以為棲練實以為食九苞五章翩翔千仞之上鷙鳥攫腐鼠而嚇之而萬族不以為怪也中古乎中

古乎亦惡乎知靈異者之非迂愚也耶雖然亦猶之乎夫子自道也蘇子瞻宿被酒輒作百十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出來士君子胸懷本趣或爲耳目是非相感發殊不從十指流出何由寬悅哉

詩頌跋後

昔者蘇子入廬山都不欲作詩已忽自作其言曰橫看成嶺側成峰是處看山迥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嚮後又不更作嗟乎自有宇宙而有廬山未有若蘇子之知廬山者也初以其不可盡

而已之忽若不能已而爲之即爲之終弗與盡之以爲吾姑橫側觀之横側言之而茲山之峻秀欝㧞絡繹連亘之狀宛在目中甚矣孫子之知廬山也雖然當其㧓心以爲不可畫不欲言而言忽不知其所起一往而妙若此則神情之至深眞而不容僞者也吾鄉三老子弟之詩頌亦復如是詩頌若頌我侯之治嵬若不欲言若不能不言而眞無僞也夫侯今天下威智人也其才無所不極而有誠惻心砌發嵬山非族則脈豈不亦慨然於盤錯之迫束而游刃迎之至

歆遺其身世而竟于廉不劌畫塹而不傷以故三老
子弟之頌侯皆不知其所起而言人人殊人人知其
不可盡而横側觀之横側言之者也邈哉寥乎即無
所與於青黄黼黻之觀若大復者猶及聞擊壤之遺
焉後自廢視以來抱影遯處於世都無所攖惟此耳
根晳然即所竊聞人人情噂喈之變朝夕萬端自君侯
蒞事而日月清朗雨暘勿愆天時與人事適相會
集再閱歲而萑苻晏然村墟寂寂不仁者遠矣爾後
擊迋於是乎書雖然身在山中亦猶之乎三老子弟

之横側言之也一域之觀亦焉乎足以盡僊哉

跋化胡經八議後

唐嗣聖初有化胡經八議一卷本藏玉泉院道士鄒蒙吉從其師張南陽所傳録也天啟丁卯其徒胡古出以相示坐有王共者與古樵讀之予聽之大鄒文詞古渾時有誤謬遂稍加删校令存副墨而余竊有感於唐人臣主之力不至如今世汶汶也武皇后臨朝稱制大興沙門之法白馬教主長奉左右此僧尼得事之日千載一時也福先寺一妄晃揣知上意請

滅玄旨以張釋教意可必聽即不聽下廷臣𮎰議其
誰敢攖逆鱗之怒引經據傳爲上分別言之如前所
議者后亦判决如律迄於今向非明断天啟旁通聖
教疇存其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乎故夫武皇后
聖人也天性荒淫正與周穆秦皇漢武等姑侄子毋
之悟亦何必烖輪臺悔哉世無狄梁公徒令佞人盈
耤使後之君子覽入議而悲傷嗟乎天下事又安可
爲矣本歸丑衆使知李釋之教所存並美有考信焉

葉贖題辭

江上徐仲昭名其所存詩卷曰葉賸蓋慨然有衍從之感云然余因知仲昭非徒為行役感者也遂古以還精與精相積則必有賸賸者精之至變者也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删詩時僅存其五夫非賸與歐陽公見唐四庫書目今不能存什一與僅僅什一者非賸與仲昭天才縱逸意思儵遠想其淋漓揮染之致感時撫事日可驀言清遊十卷後何止葉賸所載則誠如篇中云秋葉如斯丈掃去還賸積亦復如其人隨風落山澤然

則其勝者無非精之至変而等采行後之感固已見乎其詞嗟乎如仲昭其人夫且不待斯文而傳而况其不可磨滅者纍纍如是與恨予既老始識仲昭把袂數語掉頭不肯住是夕顧影自憐朗誦李太白此處别離如落葉朝朝分散敬亭秋慨然久之且欲以數行附勝中幸乃俱存可也雖然太白斗酒詩百篇則敬亭分散之云要亦其勝中一物耳

題葛將軍畫像後

予往時聞吾郡葛將軍氏心竊壯之曰偉哉孔北海

有言幸於七尺軀且為猛虎步將軍喬五拮捍貂璫
食人之氣令吳城百萬户安枕無恙然後自詣請獄
賴當國者晰其孤憤奉詔免將軍退歸田里捲簾晝
卧里人若不識其有雄氣若後三十年而有五人之
事吳人益漫須說將軍不去其口今　天子元年秋
將軍儼然造予布衣蒯屨詞音嘹亮兩瞳子爛爛射
人殊無百萬貔貅氣然聽其言皆田里所行不復及
當日事火之始得觀曾波臣所畫將軍小像殆是周
昉貌趙郎兼得情性者矣嗟乎丈夫不得行其胸臆

安餘提鼻忍息自苦一身踽踽他人轍下惟就耳目所不忍見聞者并意行之于物何必無瀦或謂將軍於吾人有幸有不幸此亦不然當其徒手奮呼願以一死之志回天轉日念已置身七尺於度外肝胆眉目皆非所有何暇權衡其幸不幸哉吳中多俠骨如專諸要離輩名齊天壤而葛將軍與彼五人者凜凜爭烈矣崇禎戊辰秋日鹿城病居士書于梅花草堂

題周丹翁明心道偈

周丹翁有智人也運其慧巧游戲人間者幾何年一

朝徹悟著有斯編吾毎想其擬涉雲霞卷舒山海可謂起妄寔諸所無明心之作乃如斷際升堂五六儋爽毋其拇妄而歸之真耶古来仙人其游行必有所托如黄石牧羊懶瓉乃至决機軍旅其後得仙若黄石海蟾之流是皆乘興而来興盡而去羽翼大梁未之有闡獨寒山拾得懶殘諸人吟風嘲月無非佛智翁荳若人之徒欽巤螺子言翁腹如石日從其家老莱子周行市中既到不少住毋其把定柁柀自有竿頭之步何以明之明心是道適亦無心可明試舉問

翁向上更轉一語否即不然如僧所云智及之矣人閒歲月翁又爲予知之崇禎元年長至日書于息庵

檀弓解小引

嘉靖甲子余尚孩穉受檀弓於文谷唐先生時對宇有高翁者年六十餘嘗客會稽陶氏盡讀其家所藏書輙以禮經詩聞吳越間毋過兩埶輒課予檀弓文義或揚抑其均節而高下誦之自爾遂能誦習其詞曉其數握管以後不復追憶而其義嘗的胸中偶然及之故可不差一字嘗誂言耳目之求不如入今年

夏無為於室為安淳重訂易解一過三閱月告成事將以次授詩守淳而守悲三瘧未便開卷遂作檀子解凡二卷蓋取孔鄭註疏及安淳所得張氏家藏錄參伍言之而要不失高翁裒若口授之均節什詩五六焉嗟乎老而能學予豈其人頋念打算米鹽無益於事不如考述前聞令先賢齒頰南羽礰然不沒沒無傳于世也高翁諱幼安師文谷諱汝為崇禎二年夏六月書于興賢里之梅花草堂

周母王夫人現淨紀題詞

余讀周嫂王夫人現淨紀蓮然父之作而嘆曰嗟乎
佛土嚴淨如琉璃映徹遍現影相故雖太末蟭螟之
屬若有若無不獲正其性命則必有殺業相循無已
之害而况其大者乎蘊學士言今地獄變相于六道
外用淡墨揮洒不具形質惘惘空中者皆佛子也夫
佛子流浪之極至成淡墨何處着所然既有淡墨則
有實相既有實相則必有生死業報此夫人住世時
所謂發自割絶嘗念臘月三十日求無寧星之所積
念不散憑而為聲為容為親戚語言問答為膜拜結

明颯然而來截然而去以明夫幾業矣不可作真實
决未曾滅諸佛毋涅槃羅睺證果無非孝弟忠信之
用廣度幻緣永不復作嗚呼休哉夫人生長深帷內
言不外冀能測其根性所自讀西白居士之作如感
姑亡而縮念割闔席以獨居光明磊落斬截無礙是
真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賢子悲號流通慈訓皆宇
宙間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誰能泯滅獨遺教暫離極
樂臨降二時則夫人已超越鉄葉蓮花空淨之界咫
尺耆闍崛中休乎休乎何修至此雖然夫人女子玉

而歸于同胎生乳長善善相積基厚墻實何念不同但過臘三十日去来影相亦何所不得哉吾友茶菴夫人之凡也髫垂齒齡目見耳聞夫非王氏之子及乎懸崖撒手步步佛智郎夫人可知矣亟請居士鐫而傳之以示佛子之永斷殺業自取沉淪者若夫二紀所載出自癩腸無非寔見決不許盲人增減一字凡我同志從旁讚嘆述而不作可焉崇禎二年己巳夏六月皆空道人 張某齋沐謹書

台行記題辭

余生不能遊而好涉其事自幼讀兩司馬上會稽探
禹穴来觀七澤之蓄心壯之然恨不盡其槩抵已讀
嘉靖諸君子紀游之作如北地位置廬山山東刻畫
太華瑯琊譜牒岱宗所謂高文大冊與天不朽然恐
省睫眼巨不覩小物山靈豈得無知已未盡之感廢
覩以来瑰麗一室盡觀公安景陵種種筆乘鑱空畫
天時墜時隔可怖可喜顧恐但見性情又豈得無佻
巧淫佚之疾令後来觀者墮其雲霧所噎久之今年
夏履仲歸自東甌魏余談耳目所際欲活欲舞予請

其似履仲曰古今善游之蹟到此不能不思筆墨既落筆墨輒為拾唾者攘去亂墜天花譸張形勢以吾覩之畢竟無可舉示處顧取奚囊出一編相眎曰台行小記余始驟然曰咄咄履仲進乎遊矣此嘉靖諸人之所不及詳而公安景陵相詫跌宕時凜凜明神然後落墨不負山靈不欺獨見而了然心手者之所作也天曜乎目迥不意儼之履仲之手回首視息時亦嘗有一寸心思蕩胸決眥五洩台宕間意可必滑究竟不及至聞人談說悵生妬嫉想亟取會稽陶先

全路程記一再命展合不合正半差用自遣覽歷然
是編詳於會稽正視公安景陵而盡汰嘉靖間窮大
傲岸之色如坐秋空月明林中可數毫髮令人直欲
妬殺昔龍眠居士作山莊圖可令後來者不問而知
其名不名而識其人顧履仲刻而傳之以信無可舉
示處履仲一一舉示出為茲山世世作緣則余亦有
私誓焉已

跋般若經集篆卷

般若經之分章當出於後學傳寫之家有集篆體

托于三十二相者斯亦研精竅能游戲三昧者矣以予所覩青丘幻生之作殆不惟是覩其信腕所如象心獨妙針芒掩映之用無非靈襟善手而心手若有不與焉者豈韓子所謂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則吾不能知者耶吾頗閱其書寫華嚴直通如來血脈而又以其餘力刃造此經或見其摹古惟肖乃不知獅子搏兎且見全力一門超出其斯之謂而已矣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蘇子瞻謂子厚書必不佳古今人肖而佳者即字學未之前聞而况其進乎道者哉崇禎

元年中秋日同峯子魚觀既泚筆書之而繫之以偈偈曰分章名篇非般若義集篆成經具圓敵相相立篆已究無一字黑者是墨白者是紙

跋蓮社引後

山中結伴共了大事因緣此古德知要之務身心禪伏之本靜洗凡襟細參聖解于是焉在尊阿含經云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共入深林默修禪定乃至以手相汲各不相語遐哉邈乎默而識之猶如鐵石不可得而尚矣雖然猛火生蓮亦太泠

徹吾毋忽匡山結伴建齋立誓期生凈土人我消亾
緇白雲會故嘗讀其與羅什通好之言渾是游衍無
非禪寂直令陶劉宗雷之輩各乘無底舟直入真空
海斯不亦弘闡性宗自利利他之標的哉吾閱其語
未見其人而玆有動乎二初之蹤蓮社也遠初耕樂
坦遂如斷際弁堂斬截痛快涵初朗宗察理一似高
峰玉立此兩人者面冷頸方難投針芥然誓頭角立
學者翕然宗之故知匡山之教不於栗里之徒猶在
雖然其費心婦息之苦將輪刀上陣之猛力二蹤具

存諄諄善誘可謂律追阿含義同廬阜中興之運於
在茲乎不類少習阮諮有志宗風天矅其目遂絶文
字而二初諄諄存之毋其有陶劉宗雷之恩乎則請
立一誓爲責昔者陶隱居入社許飲乃行此非嘗試
遠公寔由敬信佛乘何者禪何與人事飲亦何與禪
宗然允領教師門故可隨機應佛臨遠綺語此生難
淨則如何倘許我過此以往諸善奉行雖然謝靈運
投名入社遠師莫許夫其所謂空天在其前成佛在
其後者自作不知之妄耶回惑轉展惟所愚之

張卿玉媛妹雜帖題詞

予喜從卿玉遊憩歸庵摧楊相對輒自詫形神乍遠或更長燭明卿玉踏壁便瞧予與同人嘯咏其旁久之乃去或問余卿玉何比余曰真素似王右丞而崖絕硯壍卻不減襄陽氏他年就御索研直使人主摟蕭勁色應見此人卿玉聞知亦駿然自得也而今讀其所為媛妹雜帖如片雲點青天言表意表都非擬議所及不乃覺鑿談爲煩耶吳相人里張氏河久而彌昌至予斯也卿珊九世有集固是江左特異事乃

出其家子弟口語不免僉父而目卿玉之尊太常清源兩先生稟集類上編將歷挑中自秘不可僅割詩紙以應求者而卿玉詩章遍右丞世所同許故獨歷而出此帖睞人信相里之才多端使今世人不能名一行也海嶽衣稿語默累以意行固不知此意之傳其神者正復遠耶會從卿玉閱之

笑道人自序題詞 代參政張泰符

往與笑道人小草藏廬中未久散去心自語猶知道人不盡而乃今讀其所為笑道人自序盡見情性令

人兩腋風舉至有喜無怒即怒亦喜而予始爽然失也道人豈欲聖耶但持此念亦安往不得避世予東方生阮籍之徒如水味山光至今未定品目吾欲以此與道人應復撫髯一笑耳

集香山絕句送若覺

絕句易盡香山絕句易解此予集香山絕句之大端也句易盡而味無窮詩易解而意特勝此又香山絕句之大端也善學詩者但得古人一波一畫便可名家集絕句至一百五十五首其為波畫多矣他年奏

之懷中能言其意味所在是爲得之

顧稚圭所書金剛經跋

解者曰書寫一切諸經所得功德多在受持讀誦之前莫有次第否是義不然書寫受持讀誦功德政等上根人不受福德乃合甚深微妙之義然而書寫之功于福德故爲甚大平居和墨伸紙莊寫成帙據由一念淨信迫窮禍患病瘦如救頭然曾不暫捨其爲淨信尤有大焉此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故秀士顧稚圭所書時爲萬曆辛丑三月稚圭死九月其弟德甚

云是時病且甚喘喘欲絶而筆畫遒勁無漏無脱斯亦發意圓成一心不亂者矣書寫之功于是為大云德無勇猛精進決然有志于道受持不退誦讀不退其福德不可思量然則書寫功德亦復不可思量余與稚圭故有邂逅之知乃在東林毘盧閣後杻樹之下步步惜别邈若河山未免有情頗遂觧脱萬曆戊午秋七月病居士張大復書于梅花草堂

張復宗字孝初説

顧子貽以其侍張復宗問字于余曰故秋卿裴齋先

生之裔孫也温茂而慧讀書數行俱下其族之長者請嫁為予婿且曰張子能知吾世孟問之予唯唯然乃字從宗曰孝初顧予曰孝初何謂也予曰昔者嘗想見先生之為人而習知其事大禮之議直聲振天下其視權藥閑也傲睨御史之獎者竟不免螫此世之所知也乃其紛有此內美則孤童時備矣秉月課誦縮其膏以為風雨需此何如之操哉撤者連先生編籍舞象時耳挺挺白當事者動其色而禮之呼為奇童暨于功成名遂身退秋霜春露潸然豈非至性

識傳有之公卿之後必復其初則既有聞于吾子矣吾鄉之張不下數族其領袖一時而迄于今不免寂寂者二其一曰銀臺公然累業蟬聯以及于其身文明之氣凝于太液而秋卿獨以孤童起家用又不盡其才潛于數而未可測當先秋卿之後無疑耳雖然子之倩年幾當不小于秋卿而秋卿秉月課誦之苦心與子之倩相提而論則幾有餘矣盍勉諸予所擬孝初爲願予曰善請言之以俟其宗之長者于垣氏

崇禎元年八月既望鹿城張大復頓首拜書

贊

管幼安像贊

懷寶遯世航閒海表或云漢人或云晉老先生不荅明哲自保

泰州王心齋先生像贊

川流山峙王振金聲良知式啟雷蟄忽鳴千古支離蕩掃廓清彼其正襟而危坐若壁立萬仞如日如星一似姚江印後而三月之居仁蠡可測海吾見先生

李中丞像贊

天啟辛酉中丞翁謝世予小子傷悼久之再閱月戊戌滑拜斯像于其仲徵嘉之書舍謹捐惠水洮筆為之贊其詞曰

片玉山立清風邈如一似衛武之抑抑迺非揚子之于于豈其觧綦琚而覩物化夫其方獨立而值庭趨空山無人晴雲卷舒望而知為子之燕居

畫史姚清隱像贊

予小時出入里中有姚清隱先生者角巾方袖其步徐徐予見冠拱立先生不以童子禮

相酬多嘵賞意或曰先生雅自好目不識權
量其于世坦如也喜飲善謔放歌自傲又能
出古今人物于五指間不減周昉顧顗之清
隱其所自號當不虛耳茎前四十年又識先
生之子厚德君恂恂自持世其業孺慕之性
獨歲彌敦先生舉厚德時年已五十餘厚德
年入立境先生始舉厚德與予交久而敬之
視先生時加進自宜為先生贊贊曰
鬚白皙眼如漆大隱隱市朝歌啟出金石剖斗折衡

機用永息斯人也其殆涵天地之神存萬形之變而
心長自逸者耶顧瞻遺像蓋有先民之思焉

顧仲贇母徐孺人像贊

予與仲贇有相視之知知其母夫人慈儉能
捨去來無憾于懷又知其母儀卓然不肯姑
息為務嘗遣龕堂虔奉西方聖人母去而其
堂存仲贇潸然久之為龕影其中從母志也
為之贊贊曰

龕堂晝永花香水絜峨峨女冠惟女之傑敎子成名

影流水月忉利非宫蓬莱非阙去耶来耶非幻不灭

友人許叔潛像賛

往與諸賢嬉游里中叔潛年最少而興致翛

逺往往酣暢去今三十年矣其人高潔自喜

雖處孤貧頓挫中洵然無外慕嘗自寫其像

着蓊中筆興擺落見者知為叔潛也爰為之

賛

而貌蒼然而度冲然而坐凝然意壹子之全其天而

醉頹然而抨鑑然而筆紛然而不知所以然而然意

治世之逸民飲中之散仙我題此詞是爲壬戌秋望
而君墮地之五十三年

頌

坐化本源長老頌

實無往來收起行脚脊梁挺竪四大無作空諸有爲
亦縛非脫近在閻浮忽焉南嶽

廬山慧燈長老頌

漢峰何巍峨五老皆兒孫廬山真面目此際惟孤雲
爰有大和尚常住峰之根作務都不論手自開傳五

百燈（有五百弟子散處峯下）亦不言瀆派羅列如雲屯或時齊會食如是四十春有客從風至（徐弘祖）徵具休病身深與雜足語（時有雜足禪人在其處）飛花散繽紛而夫鳩摩譯了了具能陳使聞室外香始信藥王音（慧以羹來湯使徐飲之霍然病起）明旦辭廬岳法幢揮東林（昔慈公在廬山）不識廬山高其上有天坪哆口香爐峯居峰者何人吾作慧燈頌大哉無能名

黃山鑄空長老頌

松浮不盡雲石削無棱筍閑爐鑄虛空天都亦非頂

最上為天都峯後海亘其北峯北為後海南曰前海初識黃山岭人間

芳菲盡春光到雪嶺法會集磐陀山中始朝省阻雪不得

叅長老二月下旬始修其事秀眉頳桃花古雪松枝扃不許外人

叅孤鴻窺玉井徐弘祖

銘

卭竹杖銘

直而俯其莫予侮節之圓象帝之先

梅餅銘

香粉銷落空性不壞一夜東風花滿世界

入

天雨落空花幻住琉璃界根塵絕冷澈香夢來清夜

茶壺銘

非其物勿吞非其人勿吐腹有涯而量無涯吾非斯之與而誰伍

荔枝杯銘

癭杯也山西韓孝廉請銘之故銘

避紅塵之騎而托于癭卒無改其珍永錫嘉名故夫知病之貴者可以有執可以全神亦何必世人皆醉

我獨醒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四

吴郡　張大復　著　門人　朱瀕徵　較

雜文

西關擁翠菴請建十方堂疏

十方雲水之侶昔人謂之孤飛野鶴到處可棲豈不信然然是野鶴當其飄風驟雨晝晴山昏則雖有排空健翮咫尺不能自致故浮屠三宿桑下見謂濡忍而終不能爲無桑之宿此藂林十方堂所從建也崑山故僻處偏壤東漸于海西接長江諸方衲子杖錫

擔經往來之跡與夫飲食寢處之便多不相值則有坐能蚊蚋衝冒雨雪彷徨闠左受諸毒惱而權寄於屠沽市肆者亦時有之善信之鄉法不應爾爰有居士龔萍如能修六度梵行捨地建林于崑西關外丁涇口之右百步自東自西適往來道里之中六時三飯當勞逸飢飽之節而行僧募緣又能以方便力堅固力請之十方十方歡喜請之宰官宰官讚嘆請之其家法尊法尊印可于是憫其鄉之病居士張其貧無可捨請筆墨作佛事而爲之疏憶與萍如偕爲董

子時從塾師學頗多傲睨世人之習日遠于道而遊如乃今稱佛弟子忍辱精進惟一切濟世謫衆是務如恐不及且將不有其身何況其身外之地而予方受無明報身十年耳覩尚不能捨其口與手以爲一時歡喜讃嘆之勸我則泥犁夫又何解雖然予言鄙故不足以勸也惟是布施一法實首梵行方便多門無過眠食諸方衲子至止斯堂者可思量不可思量從今以往衣服飲食卧具無問寒暑晝夜晦明風雨席得其庇勞得其逸饑得其飽渴得其飲迷得其處

住得其法散得其覺其功德可思量不可思量謹疏

景德寺請設招魂禳疫道塲疏

十方災疾必仗妙覺之等慈大地遊魂渴仰法施而普度福帰皇祚善種仁人惟我崑山縣自戊申稽天之後疾疢横行景德界由冬春相染以来病屍載道迄今猶熾天意未回嘆彼重泉佛慈所憫茲有本司僧會廣清仰藉長者布金用倡善果俯率僧衆修懺不昧本因徒衆三七人水陸五晝夜時維七月秉金火以助陽神節届中元潔蘭盆而飽幽殤上體邑長

之焦憂永釋幽冥于塗炭今生作者植衆德本多人助之滿無上法在在蒙不思議智力生生具大解脫神通

南關募建放生禪院疏

萃百萬之衆處之三里之城人情之所必不適也一旦寇至望城而趨未有不以爲極樂土者久之而城不加隘蓋迫窮禍患之相遭故有情所不適而處之甚安者矣雲棲大師之喻放生池其說如是予嘗周覽物情而深有味其言之也雖然衆駭而投三里之

城所憑将在主者不且城可襲而破也魚困而治数罟之池所憑將在守者不且池可竭而漁也故夫莊之以佛剎重之以行樹宣之以梵音董之以開士非其地不韻非其人不守非其嚴淨不尊必若是池治所在之處即爲有佛如武林之上方長壽二院昔者大師故諄諄教人守之矣然則魚川湧而鳥雲飛雖百世可知也吾鄉佛法近歲爲盛而放生之社尤莫盛於数君子捐金捨宅駿駿有成而又得定開士守之上方長壽之法將在于是李居士所謂惟有歡喜

讃歎人人弗能已也雖然河清難俟蠕動無常若不乘此勝願如救頭目蚤成刹土使水濶天空鼓鱗振鬣將一日一夜萬生萬死即等一痛切盖有索之枯魚之肆而已矣

馬鞍山西麓請建普同塔䟽

夫佛法者普同之法也四種行人以幻修幻揔歸大同然莫不有區別焉別其區而同者斯普矣自如來荼毘之法行于此土每開士入寂行滿願圓皆得建塔以彰嚴淨而行人不必然此何論肢體狼籍男女

不分烏鳶螻蟻爭出爲患即生爲佛子坐卧寶刹耳目見聞無非微妙一旦無常迅速筋骸不登佛地影響不親善識生前功行未圓死後性靈漸昧其于正教且謂之何是以所在蘭若多有藏骨之塔謂之普同其意深其法當矣吾鄉善信好爲佛事一念奉行種種蒙益雖跂息蠕動各安其常而行人蛻餘未歸本地有識愍焉事如有待景德寺僧淨志戒行端方緇衣領袖齋心盟佛期選善地建此勝因前爲塔院以覆地藏菩薩後建淨塔三區高若干尺深若干尺

各爲門以便掩覆中處比丘左處優婆塞右處尼衆各不相混歸之大同外爲欄楯行樹方丈山門使生前善信永歸淨土鍾鼓木魚不徹聽聞斯誠萬行之最勝方便之普門而功力浩繁獨身難就敢告十方布金長者夫掩骼埋骨之恩即講張伍倫冥報不無而况此正法澤及善人其功德可思議不可思議鹿城病居士作是疏已而說偈曰

所有十方四種性無常散亂不相攝承佛威神之建立各歸淨土得其常經卷香花及鍾鼓徹塵劫數皆

安樂生生見佛佛授記喜捨功德亦如是

景德寺請建關廟門廡疏

自有宇宙而有此正氣至漢前將軍漢壽亭侯義凛秋霜心如鐵璧自歷代大統聖人乃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莫不欽矚瞻仰快覩天日所在廟貌必與心稱然後即安今上乙卯特勑褒崇號稱協天降魔大帝萬方歡躍奉事如儀而吾邑景德寺梵宫之右故有帝廟夙著靈爽爲一方首于時士大夫爲具冕服華彰明典而廟臨往來孔道門廊未飭似于事理未

便乃復議建殿門三楹翼以兩廡列以徒隸用庇內
外以尊神靈以安士庶爰有善信捨施爲㕘而又恐
樂助者未有聞也乃命予不敏爲之䟽予惟帝之神
在天下若如日中天容光必照如水行地溝澮皆盈
以故天下之中有崑山崑山之中有景德寺景德寺
之中有帝廟稍未莊嚴則行道之人所共嗟感蓋正
氣磅礴而人心之不可以已如此也且非獨於此今
夫世道之綱維惟是三教三教聖人亦莫不各行其
事而帝獨統會其間于道稱上將于佛稱伽藍于儒

稱監試亦足以發明此氣之無往不際矣晃而宅深
于義不亦宜乎是舉也度用木石磚灰麻竹釘料各
以百千萬計勢難倚辦一人賢士大夫必有因人心
之不可已而樂爲之助者謹疏

安期接衆疏

崑山自至和塘西抵婁關東接於海爲往來游僧晝
夜駐錫之處而西關之有報國菴又當東西道里之
中朝至焉饗夕至焉飧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于是焉
息還者昭恨老以平等心建菴于此晁鍾蘇蔬畫寫

讃誦不後其節風雨寒暑貧病老弱不失其常每三
十年無退轉作輟之事與夫一切饑渴顛頓之憂四
方善信歡喜讃嘆轉輸粟米金錢花香茶布零雜細
靡之物響臻而雲集如營其私而十方賢聖夕得其
庇饑得其飽亦如歸其家室然長老既殁而其法存
然不無年儉少施伶俜廢墜之歎矣長老之孫其慨
然謀復之接衆以時安期以誦蓋長老之平等心不
減則接衆之法不減持誦心不減則安期不減如百
千燈光照一室其光遍滿無有漏處故是一光之所

攝耳今世緇白之侶積銖累寸間關跋涉用以修六度萬行往往至深山閒谷百舍重跰而不倦而况通都大邑道里適均之處饑渴委頓眠食皇皇之僧肯相吝惜耶但辦肯心自然多助昔有禪人居末座聽法忽長明燈隨爲舒丈六毋陀羅臂擎捧拱受六種驚愕乃知十方行脚多有賢聖然長老不生分別宜其永永勿替矣

選佛堂募完勝果疏

崑山小虞浦口新建選佛堂蓋合衆信之力請若長

老主之給地于官僉額于座駸駸乎具有矩範矣再越歲予往過焉壁立無丹雘合無茔金像㭨楯都未施設或曰衆施有盡是在長老予謂長老即衆施已盡乎則又有衆焉何不益廣其道令十方吉祥善事與十方善信人共圖之哉長老唯唯不答已合掌言曰如君言是也然聞之教滋人疑謗皆墮地獄倘施者未生歡喜心請之則速其謗即施者已生歡喜心而驟請之適滋其疑此令募者與施者俱罪也吾是以逡巡焉有所弗敢教云不昧因果齊成佛道吾即

不敢取甲之施補乙之願而施者雖投用者互出能無以磚之直償灰之價乎是因是果則吾斯之未能信盡爲我熟計之予听然起曰如長老言可以募矣世有不真之因所以多招紆曲之果今夫長老之將有募也惴惴如墜焉此真因也有長老如墜之因必生十方歡喜之果其十方善信之果乃完長老本起之因其又何惑焉長老作禮命予書其說爲疏長老楚人其學以内景不出外景不入爲宗居崑十年不識堂外人今亦不能盡名衆信之樂施者

重修東嶽廟募疏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其嶽爲岱其神袚冕而秉玉爲帝其輔爲尚書爲丞爲帥其廟宇得設黃幄如侯禮而加隆其環翼而坐者爲十馳仙主盖道家謂東方佛所自出而究也必歸其宗帝實司之故所在縣寓必立廟肖像爲一方禱祈之所而其民必竭蹷從事凡遇水旱疾疫則伐鼓擊鮮寒暑晝夜無怠而吾鄉民之禱祈多在鷹巖寺右于峴之方爲震其從來久遠矣帝之肸蠁若桴鼓形影不差毫末邑人尸而

祝之視他所獨廢亡何歲月侵尋棟宇頹敗廟僧其

懋焉有更新之思其舉墜於義爲正盖天子望秩之

神如水行地中無往不在而靈爽久著于一方爲一

方所崇祀焉有攝衣冠攄情悃務得其所欲謁而其

神乃在破瓦頹垣斷礎腐椽之間則亦非事理所宜

然矣或言福善禍淫無關施捨此不然事理所宜謂

之善夫事有墜而不可不舉者善也凡我衆信知善

之宜爲可矣寧有覬焉又况乎神之福祐必不爽乎

是爲疏

崑山縣重修城隍廟疏

盖聞先王理幽以治明聖人神道而設教故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今古遼邈大小攸同江湖河海之神肸蠁而答里社坊墉之建各有司存況乎命之朝廷同百寮庶尹之寄載諸祀典爲一方捍禦之宗者哉崑山列壤東南允稱海壖巖邑本朝勅崇壇社久已福國庇民内城外隍仗神靈之有托春霜秋露嚴廟貌以如新嵯峨玉山之映帶廊廡棟宇美奐美輪連雲甲第之朝宗光明相好神歆人

恍鑒茲美報夙著勤勞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陰陽調順於百年四郊偃武多士修文老弱均和於奕世睹黃髮幸免水旱之頻仍煢煢下民不知疫癘之殄瘁式歌式舞靈貺久在人間卜世卜年丹堊忽生蠹蠹飄搖風雨岌岌將壓而不支頹腐礎垣僅僅獨存之如綫幸逢有道百廢具興凡我蒸民子來恐後茲有廟祝胡古者以精進心勇猛心自誓肯堂肯構告於大衆以喜捨力贊嘆力聿觀如翼如翬斯誠事理之當然究亦人情之樂助聖明維起日月增朗於堯

天萬寳成功甘棠承蔽手花縣謹疏

書札

奉樊老師書

伏承老師撫字崑山日白天青春温秋遠僻壤人士沐浴高厚快覩丰儀卽未能盡窺老師之大全然其瞻若既竊聞崖略而愚不肖者浸灌恩私如群飲河各充其量其不幸獨爲天之戮民兩畔作雝自分永棄然少禀家訓妄謂大道可聞學問可勉而志廣見踈氣剛忤物大不爲流俗之所指数杜門守株茍幸

無過竊見老師以大悲方便普渡有情內不自揣意謂必獲掛姓名于門下士之末乃天奪其魄一病五年伏枕呻吟時時幸荷膏澤獲聞謦欬即思修刺投誠償其夙願毋柰血枯心悸此念旋發旋止然懷中短刺更易而復滅者數矣下里之人情態畯薄罪增福盡遂使老師至性遄發攀卧末由其清夜湛思輒欲裂冠被髮然螳怒蛙鳴何關人世之耳目胸膈填悶周行庭宇則已耳初意欲買小舟候仙槎于關外庶幾一傾五年衷曲亡何魔重作耗兩目不張天乎

天乎其自束髮受書便思一遇海內異人洗滌沙垢
乃墮地四十餘年幸遇神明有道之父享其清凈寧
一之福者五年曾不得比数千里中父老子弟伏謁
轅下真所謂父之窮子見寶藏帳具瞿然怖歷者哉
造化所定人莫能回然悠悠此心終不一通姓名于
臺下則目不瞑矣拾楮略布區區外俚說一通此是
老師入覲後所紀不敢言文聊以見私心之嚮往云
爾倘鑒某至誠哀其殘廢開示数語爲餘生畢力從
事之指南車不勝大幸

又

捧讀親章過辱獎借感與愧集承示清夜料理頭面盡赤等語讀畢竦然竊謂老師無窮無已之懷實實如此是真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此等知見自謂可窺老師之萬分一而受茈五年不一識面豈非命也歟哉然老師一言一動無不着眼即學問細微處未易蠡測其在敝城固學士先生之父衆人之母也僕侍無由輒從民間搜剔爰書裝僞朗誦一字一珠一言一淚間嘗語一二友生擧夫子不離案牘直證菩

提如此心事旦晚侍奉關自然神明訶護何恙不巳此等亦是其真語惟老師諒之其擾視數年去古日遠所幸此念尚存似可耳受而毋老子幼瓶無宿儲猶不免糊口四方伴里中兒號嗄意欲就此了却而神識亂飛頭出頭沒訖望一言爲頂門鐵砭諫息諫息諸惟爲道崇護不多及

奉沈老師書

違範兩年頗闕盤錯之用但知忭舞不敢慰勞忽枉手教眷念真切名義凜凜故知至人游乃惓惓乎有

餘地也此日我心欣慰可量承老師道履清嘉太師毋善飯無恙自天祐之可以信心縱步極其所至使中州白骨之民盡滿肌肉固旦夕必然之効但世上人情甚難調伏必使一時共事者帖然無所齟齬爲之躊躇滿志而芒刃不傷望老師留意焉大都豪傑之性事事豪傑聖賢之用可入世人想老師定有神解也不肖昨歲耕隱虞山之陰歸家頗不甚數春初一拜黍隱茲下訪其椒廬篳門數樹梅花蕭然如昨令人低回留之不覺涕下秋抄一面文休于婁東而

已辱老師訓詞温厚見聞當述以問之敝鄉士風殆
入鬼趣不肖絕不敢以無目近死之人徜徉其間嘗
自笑吾幸無眼就使雙眸了然正不堪閑看耳家仲
甫從徐端老歸自燕臺未遑修謝使者促行匆匆不
及什一除夕一見王父誦老師手札亹亹言之神情
都徃此老真天壤間多情人也一片心地無愧漢循
良諸君子今既及旅不知持銓者何以處之其近日
風裁真所謂有道神明者矣楮短情長惟老師爲道
珍重

又

外奉色笑不勝欣慰又明日抵潤州一見蘊老知爲開霽長厚人也把臂相視遂成莫逆其郎皆恂恂而次者更慧筆下亦有充動意開之同事者云頗似日益謹述以慰懸懸某故未有分毫自效也捫心自許不敢重違師念到海虞晤譚家郎定有教督言念公凢不覺縷縷老師情至更在不類夢想外耳

奉王老師書

謹啟某攖多患失候老師起居五稔于茲有啣無心

徒爲梗塞昨歲偶遇同邑僧弘道自言曾謁師山中翛然自遠鬚眉如昨諦聽掛腹便脫然幾年懷想但不得盡聞兩兄丰采暨宅眷康勝消息猶爲耿耿昨閱賢書見令坦饒兄裒然居首大爲撫掌既讀其所奏牘不世才也甲寅歲曾從姚孟長許稍聞匡略知是老師快壻今日果然東事騷驛海內洶洶政賢聖登車攬轡時雖徒論未必盡符近見一二名公居然就列即老師雅操有槩于中終不得便與旌陽吴猛輩往來栖賢石門諸山間擴死鷄肋之人尤切佇望

其面目殘缺止宜杜門苟延視息猶不免爲饑寒所驅陪里中小兒號嗄三年館晋陵時與沈湛源先生談説時事撫髀慷慨意思都在豫章今歲旅食京口主人劉申翰其亦稱説老師不置兒子其落魄如故然不能遂廢此業今歲稍見知于視篆楊巷阿公祖旋復不果就試天乎人耶盡付之定數莫可誰何而已即不類老年哭泠不堪其憂門前剝啄冬夏如雷亦是八字中帶得不足煩老師哀念也九月初壽王祥治七十猶憶當年此兒乖絶得子辱老師諄諄記

存祥治每申銘刻今其人已勝衣冠書聲朗朗能奏
爵墀下矣人生目前豈是究竟相與談說其事感慨
久之茲因黃經甫兄任便草奏數行臨楮馳結

與臨川湯先生書

其自幼讀先生文以為非人間語也蓋嘗與亡友王
孺和更換識之惟恐不及已知先生過婁東則其巳
廢視掩關矣天乎天乎當吾世而不一見湯先生况
又文臂夫之盲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真堪涕
耳日旭月朗樹暗草鮮十年來何時不作見湯先生

想忽枉手教勗以老易太玄之學敢不敬承第鷄肋之人少習時藝便以此爲糊口之策且欲度一兒勉承先訓所以棄之未能望先生憐之王父師神明愷悌真是一路福星每談先生風義神色俱飛此老亦是暫現宰官身度世可謂清不介和不流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未數數也饒南川回聊寄數語奉候兼謝教益

又

匡廬在望夢想殊勞自分此生永無與乎盪胸扶眦

之觀而金溪徐其以汝上公信至明珠滿把花雨繽紛頃今五世長夜之籍甚耀光明乃至傖父小技不堪詆覆而先生輒借嘘雲之義許以靈秀蜷媚夭矯凌突之龍他年腐語消落玄晏獨存其爲光寵何可云喻即先生有意哀憐之如来教所云數冬不避一春恒夜不經一旦從今以往夫既已春之而旦之矣銘刻銘刻敝鄉俞氏女年十三偶讀先生所演杜麗娘事適感心疾把玩四年手不停批能以細楷注先生之所未欲言暴麗娘之所未嘗言大是奇事惜乎

十七竟殀其得觀其手澤曾用副墨托閣中謝耳伯遂上不知必達否幸先生憐而存之某不識天根元石何從見嚳嘗猶耳而未之目耶青丘一片石常候先生另洗一方世界來教既得路符不類某幾幾望之矣徐君促行甚急不盡欲言

與曹葛里先生書

夜過趙陵以憩碧梧僧舍不覺惝然憶惟不肖侍先君子從長者游于此此時間雲霧布輕雪霏霏擁爐列坐玄言如屑怳怳如昨日事今之來也命燈無燭

塵埃灕脈而碧梧化爲烏有矣雖泡影何常無足深
訝第以負痛之幻軀俛仰今昔能不悽絶痛絶長者
聞之定是掩袂雪涕也慈濟邀過昭慶庵千望如約
覓小舫同載

答趙長白書

今年四月中始得去歲所恵書字字真切銘刻銘刻
僕病眼五年絶未嘗求金篦於醫者之手所以至今
不能脫然然惟不敢望今人以華佗之篦所以至今
尚能見物也治内之說敢不敬承然細思之吾自有

眼非鼻上眉下所謂五輪八廓云者此眼常在到處能開彼一雙有開有閑之眼好亦得不好亦得與其何涉而必憂之而必治之也五月梅雨但吃楊梅麥飯此是人間從來不可必之福而翁必之耶僕計抵家時已無楊梅第買淮麥數斗作飯翁爲我覓冰鰣侑之何如笑笑

與夏九範

奉別長者幾復一年毋從令倩一訊起居苦無風便不能寄數行爲歎也叔毋以下俱清吉令倩近爲按

君所知差足慰意此外無可爲先生道者吾鄉粒如玉薪如桂催科如秋荼人情如鬼蜮大都可嘆可笑而已病廢之人絶不復理之乎語近葺半楹于市中兀坐其閒榜之曰静室時有會輒作數語命兒子録之漸成一册以示孺和諸友名爲悟言謹奉覽不足當長者一笑也近過伯史讀敬老志文可謂章妥句適而伯史道先生云可傳示元長益感注存之厚自顧非其人也雖然當今世而能讀先生文者其不敢讓春日方和雲物澄暢惟愼時加愛不多及

聞時事不覺百端交集豈其堂者必無可置之才而南北真有隔越之勢耶何爲至此盲者于今日雖幸無眼猶恨有耳矣雖然世未陸沉易窮則變但令持之數月不下則銓軸若之何就使一手着盡黑白子恐亦不能愈出而愈奇何者今日之奇無復之耳洗心退藏于密用晦而明此其時耶來諭不審云何僕主人相造後訊之下情具別𢖍望先生爲我主持之也

答于如老書

與張賔王書

此夜贈兄桃花蠟燭燭憶之否此燭需水而明春雨且
至望兄内守光氣全而出之來年上巳前聽人說西
北上有卿雲拱日是桃花得事之時灑酒相賀無疑
耳委巷携手水側分袂彼此步步惜别更覺兄念深
至言外意先令人悽感空青之約弟即不能至願取
作水觀常令輪廓清凉毋忘仁兄無窮無已之思也
别後十日得漢上李愚公信情詞慷慨多勇壯之色
又明日閱裹一發吳閶攊鞍顧盼習習生風乃知横
槊賦詩人須仗鎧鮮耀直可坐勝兄豈以弟言爲非

是耶有書到汝上爲致王先生東南半壁全望此老撑持何論故人私念發硎之鋒三年淬砥蛟龍犀兕不足爲斷矣亦曾有數行寄白雉老想必達不復煩兄朔風初厲順時加飡不次

與王垣老書

謹啟其引分株守不敢輒溷太清又握管心惻臨緘復止比日福履如常宅眷康適欣慰欣慰承銓叙陪都英賢並入顧恐胡塵暗天不獨東南半壁仗公祖撑持寔觀時事其必有會於中牢落故人恃以無恐

往歲孫月老在事面洽氣和有懷念來者無所不接亦復無所不消敬誦之以資撫掌自淑兄將偕計吏不識一至南雍否昨有傳示起居者謂已得清涼菜園便欲作屋摛書其間蕭然風味意可必信又不識果諧否奉去人物傳二册此就拙集中自一之十者工緒稍完尚擬奉涵數行匆匆不敢多及也

與李知老書

拜送使者之七日得季常文嵩力手教始讀明公丙午所惠書及諸佳刻珠玉琳琅自慙形穢而殷殷驅

策之意溢于楮借言表徒令病夫氣息汗下而已明公决定豪傑決能濟世實於文字中妄謂捉得幾許而神明所通寤寐覿面即僕亦莫能自解就使心孔靈異萬萬勝僕者欲從喉間吐出此一段情事恐亦不能了然于口與手奈何不肖生平微尚不欲與人同樂而同其憂不願居人上而好居人下不欲自比于潔而頹處其卑誠恐墻高基下智小謀大不免盡喪其咫尺而偶見偭行曲謹真贋真迂之士則又掉臂大罵而去之此數端即不肖亦莫能自解而來教

云云真若有當於明公此又何也明公具眼必不妄許人幸終教之向所作病居士傳上道其半生孟浪而今又自號息菴念頭益復縱横不定如風中懸旌東南西北了無棲泊覺此傳又是故我非今我矣但甘苦自信只如曩時何時得倉扁神鍼一砭其老硬頑鈍之習乎吾生有涯衰病轉劇恐明公一爲仕宦所羈常侍玉皇香案則十年忍死之待終不可及願明公憐之餘惟努力加飡是禱

又

戊申初夏辱使枉詢率爾裁答忽又新春且半矣侍

奉暇焚香著書盡籌當世之務致足樂耶新鄭歌鹿

鳴後便縱觀九邊要害此念又非子長壯游之比知

明公夙具識力此興故不淺耳但不審何時入長安

大都世間有主持人故不難處喧然使早早離喧束

心屏意則更覺精彩倍常手腕有力此語即不韻知

不見笑于大方之家也不肖老矣況已成廢人不復

掛人齒頰惟是三尺剛腸易熱難冷庶幾天下有一

人相知足以不恨則請直問之明公甚不敢望門投

耳頃得季常書始知孝介念其深至手揭宛然實漢之間相負良久如何如何季常使使間關數千里運米相賙其即欲借季常特達之知以自觧能無愧乎昔孝介但飲鹿城之水常不欲滿腹而數十年後鹿城子弟飽飫其弟當厄之賜有胸無心一至是哉風便附此不盡縷縷

與王孺和書

藏書頃始得之然未能盡讀盖主人借之袁石老頗秘重且云原本在焦太史家將傳之其人果然故懸

諸旦月不刊之作悲大将軍死敵甚可惜萬情洶〻
報聞長安天子詔以楨代松民情乃定盖新建公力
也李氏好搗巢大将軍卒用搗巢死人故不可純用
其所常然如大将軍烈〻矣猶不勉置于唇舌寧遠
公聞訃時欲觸樹死其恨〻乃尒故非獨父子情深
也七月朔日大雨雹雷聲砰〻徙而不可復收雹光
如晝徹晩始息弟甚怖之其明日開霽人曰龍吟也
附發一嘆重九自可把臂與長言

又

夜偕張仲看月知足下亦看月也其語仲月色冷淡甚似孺和仲問兩人何似當似梨花浴〻不妨清冷三花賦已就便請佳箋細楷與之

與邵茂齋

褁足却掃外違良友之歡中鮮獨寤之觧依舊之乎漫成三草正欲如足下肯傳之同好以當初暑面談顧恐結習害道而浪口招尤所伏金篦抉其既蒙玄晏掩其積腐甦里巴歌濫厠郢和老兄豈有意耶若夫書齋寂〻茗蕣遞供一吸傾壺鐺聲又響則所謂一

日之間無量清福不謂嘔下如許穢物遺孽人間

與張夢老書

海內數十年傾慕之交把臂逆旅便盟金石即未盡所欲吐而殷殷注存之槩中心藏之不能形之口與手也文章操行久屬毘陵一見玄度寧獨鄙念都消殆令清風滿袖伏承相如將覲七澤想念何如辱問浪語敢以爲獻嘗吾世幸見古人不自知其爲芹爲騃而終不敢自匿也亮之亮之

與蔣適老書

方寒伏審清署幽閒道履萬福某到延陵正甚臺使戒
事之始壁壘旌旗可稱一變即一二奉行之役稍着
張皇杜王兩公但出讜論無不立允以故雷電之怒
終成風雨盖重威不肖而賢者之路人人自得大人
虎變允屬此老無疑耳董子一科府限以百五十計
箕仲郎倘可添入正不妨前路也某在署中每見風
月清佳輒思鄉土念玄雲片石奇擅江南舊有松桂
掩映頗增勝情今漸凋落須加培溉又宮墻左右地
衍土平當年王侍御相度龍沙規復古制買房發屋

爲力甚勞某恐居閒之久人漸生心不如廣植榆柳用存界限則今日春風舞雩之概故公門永永桃李之鄉也浪言及此惟執事者覼然存之

與楊吉巖書

奉違丰範忽爾三年伏承讀禮言旋未由瞻戀昨歲採瓣香祗候陳從明兄便而彼此更代往來多不相值迄今載祥始勤短狀惟先生恕之貴里山水清嘉絡繹聯亘而先生所居故最佳處也隱隱南嶽旦夕几案閒勝情勝具況復兼之其爲導養之助無問可

知不類小時於此境踉蹌躑躅稚為山靈所笑老年蕭瑟猶時有并州故鄉之想如漢口修竹善行杜鵑屢形夢寐倘邀天倖今秋了却向子之累尚思一望杖履再尋舊觀未審必遂否潘無隱大雋士知為松陵人門下桃李也與談高誼甚悉便相約為甕城忘年之交空谷聞音不必所常見而喜矣數行代面臨楮懸懸

與喬古老書

不類弟十年荷眷絕不能以尺一相通誠自愧抱痾

廢禮罪積如山卒難自白每晤顧繩老輒道尊念注存諄諄無已又蒙繩老推分憫恤非常弟自顧此時面孔何所容措然因是頗聞動定梗概則又未嘗不彈指叩心抵掌生氣邇来胡塵暗天殊可驚怖所仗旭日當空大江如鏡子美有言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是在兄等願言加飡自愛已君開千里指日翰飛而半千乃獨不與旗鼓仁兄家教益復可知憶昔丙辰之冬臨海乘夜渡婁趨書相存念周情至每一思維殊堪寸絶比聞其兩郎繼武嫂無

慈足可稍舒仁兄手足之恨牢落故人有懷靡及執
筆書此亦是蛙腸中累年欝結率爾吐出稍當懺悔
耳曩辱嘘拂得與汶上翁爲通家肉骨妄想後境何
所不極顧不意其遽即竟成水月懷抱頓盡即陪京
咫尺不欲數以無益寒暄動坦老不言之慼𨾏輳後
始題數行奉寄便間更爲第及之弟邇來濩落如昨
萬念頗空但遭女家患難非獨情深亦由理障正如
在釜之魚無容倔强悠悠来日直與此事相終始矣
奈何奈何臨楮不勝馳戀

與沈千秋書

屢慰顧頓愜十年懷想弟此時方抱憂戚對兄悃悃不知所措毋訝小巫索莫耶仙槎遥發不敢以不時姓名漫溷行色耿耿可量自春徂夏想道履益復清嘉讀書談義何所不適頃晤白民知堦前玉樹千霄直上太夫人聞之而喜可知也世稱孝養惟善與祿于仁兄更有進焉白民老矣猶擁杜蘭香快雪堂中日取伊蒲爲供短謳自快友輩或疑之弟固知白民平生于事但取蓮花此何碍耶昨偶見之覺神情洞

朗爲某稱述十八澗中得閒煙深鳥不語之句歎爲奇絶箇時亦有飛動意不似曩者落落漠漠也笑笑

與陳眉公書

吳水稽天魚鰕樵處諸小根器人兢兢自緝祈免面目之恥嘗苦不給而仁兄獨能倡義拯溺俾人人免于烏鳶之患又別諸善良而調護之飲食坐具事〻安穩一時蒙袂待哺者不生嗟來之感善世法門廣大自得詎可思議不肖弟聞之歡喜讚嘆而已昨春慢別仁兄兼慢吉甫至今耿耿久欲修候而歲祲居

貧不欲輒以姓名重煩知己憂念但有自東方来者
私訊起居欣爾竟日而僧其固請弟爲介祈以筆墨
作佛事弗能拒也且知仁兄有願力焉留念留念撰
孝介祠前一片石掃待董太史曾附数行于其弟季
常使者并從史之不盡

與白雉衡書

飽飫盛德酒亦既醉放棹而西遥想玉樹一枝政堪
與尧李相映帯直令人應接不暇矣再讀白生諸稿
境地靈異非復方員繩尺可得而囿比近世才情之

家希達龍脉真地真穴庶屬白生况又駕以凌厲顧盼之姿爲甲爲鱗爲風爲雨豈顧問耶萊辭樓下殿氣須蜒蜿如江文通所云前有浮聲後須切響故是白生剩技然不可不察也雲翎刻秀可喜頃又得其鼓瑟篇讀之覺亹亹來逼人何門下多才如此舟抵巴湖附役致謝不宣

與劉思諸書

寒暄不復敘兄委甚重何得草草如某如某正爲先有成議非關年少室温之故如謂此二者足以碍人

弟豈聞之左右哉東抵練水西至梁溪皆莫能得細
念圖維必有一人焉但成就一是更無可疑者則有
舊徒朱漢徵者可即其家有老母常在床蓐開其弟
侃諾能分左右服勤之事獨名未大噪耳然其力學
顧不肯後人孝友安貧且有時譽焉於凡何如借言
取進止

與蔣九叙書

陸子靜不識陳同父毋讀其文開豁軒翥便思相聚
殆是弟與足下之謂耶能數既久會須一日天飛耳

暫吟梁父自信自愛所望所望凡質篤厚沉秀故是人倫之雋知與足下莫逆足下不貧矣貴城又有鄉伯昌者可人也亦稱同調否

與張異度書

民服弟夜別忽度炎暑中庭落葉又蕭〻下矣休審長林秋水擁書自衛何假百城輙不自揣便欲乘虞卿著作之日爲寒家不朽之圖向所然許敢希允踐倘邀大恵承與了却何論中心藏之即如綫之緒不遂斬滅亦永有靈寵矣弟三月昔眩氣索形顏益困

然病魔旦夕尚飲食百五十揣以此擲無佳况一切未了之局待力而舉者雅無所復覬惟是知交椽筆足可千秋又不能徼片言以光泉下良用汲汲惟吾兄為不肖弟圖之故嘗見肯于孟長亦遲遲未報未聞更願兄之從臾之也挺筆氣喘劣劣不次

與瞿元初書

知兄自山中韜歸相距咫尺耳然竟不能相造就使相造亦未必盡所欲言也季和過來何如春初一再把臂覺神情惝恍不定當猶研精覈能之過多生煩

擬世間萬法惟心所造增一分憂煎長一分荊棘拴縛太緊即血脉亦不得流暢何論治病就擱筆時亦未必有滔滔汩汩一瀉千里之勢他日倖容更安得有横槊賦詩氣象耶願以此意告之一切放下但從山水明秀處縱目快心飽玩雲物少服藥餌助發元氣即有難遣之疾應手可落何况江頭水鬼敢揶揄季和之側哉弟與季和不啻霄壤季和正而弟邪季和專而弟浪季和容而弟躁季和善而弟惡然季和既以此病請以弟之相反處治之弟種種諸病則有

季和在無恐也何如夜閱何非鳴文不勝歡喜故不
獨何氏有子門下有人矣小兒不知學校足見碍敢
以酸腐之語奉溷法眼可成不可成該做不該做况
直示之若翁老憊不復為此子計矣佇望批教永為
指南

東薛君淑

日来眠食何如弟苦血脫都不得自主直任之矣昨
又稍〻寧息惟將遲暮供多病當不安作所須惟藥
物非吾事也笑〻今歲多無聊之作録得詩四卷文

五卷題曰辛酉詩文集便請玄晏數語弁其首爲異時一笑予戴士琰已許不相拒惟兄念之

又

賤足與大地不相和望尊居不啻千里也秋月固佳便有風雨敗之乃知造化之性好妬何物不爾士琰病甚柰何此兄貌寒削腹中又帶幾分不時樣其窮應爾文休白下諸詩大不類年少豈此道果能窮人耶古史借觀不多及

東許元倩

五桃絕奇政悶渴時一敢幾盡而猶知其味猶冰丸也然其妙恐在採擿正月至之時又甫辭枝其甘鮮應爾又不意有如許醲液世人漫言哀梨徒混人耳願兄無忘分甘之爱吾事辦矣笑笑

弟世長

弟出門後闔宅粗安隨分度日小災小疾無所沾染此亦天之相厚矣懸望音信一日三秋然又念船主福德到處迎將何畏何懼吾向處長安亦由寄托得所了無它念一味閉口藏舌事事不輕許人旅之時

義盡於此矣清明歸家祭掃畢一新北府南第氣
熖橫截東南一角田價頓減販夫野老競欲以無產
自安亦可慨也吾館虞山頗有家念正謂道路以目
之時人人如立氷上貧家小兒豈堪出入自由而三
郎亦頗學得關門法用是自慰弟無慮也二郎在此
功夫殊倍往年又得叔向為之主人寢食游處動無
所碍即老者心境愈覺空明毋柰頭方命薄脾胃枯
燥一起如廁萬苦交集又左足楚痛漸漸過膝魯記
二十五年前松江顧守忠語我脚氣衝心則不可治

去此不遂柰何柰何然人生有命孽自已作且非藥石之所能療何況憂慮哉就使水到渠成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矣獨念五十四年兄弟鬱鬱無歡倘饘粥可繼何至一走虞山一寄燕趙已伏而思之則又不然昔董傳既成進士無祿無妻韓魏公許以一官彭駕部欲嫁以一妹此二事雖無大奇東坡語人云在傳則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後如坡言人生如此吾柰何必邀歡於造化耶倘併此念一齊放却吾樂可知弟亦不必再掛念矣旅中望信如渴思飲而萍

踪浮繫未遂所懷弟得毋訝其遲遲乎然此數行亦
在虞山寄歸覓便到時又不知是夏是秋也所欲與
賓如言者大率如此不復作字知其家亦有數字相
寄也晤李長蘅知孟夙謁選天孚㪚竟謁選也耶既
走此途又是丈夫雄飛之日便須放脚闊步竟其所
抱悒悒非㪚事也見閤語之

答許明懷書

春初領教恩冗冗未遑裁答比又接手教備悉清署
氣味都𢦏然世外之風紅塵上方更何差別人生到

此臣不死以束帶爲苦任傳川談子平頗效謂吾弟
于此運中正不能謝却圭組僕亦謂圭組何必惱人
一郎侍側一長鬚執爨世間更復有高山大川否僕
每見纓冠執手扳者醉濃飽鮮笑與歎終心亦不甚
好之時時不覺失口爲世所悲憎鬚眉男子具此七
尺那得無念頗恐畏途避忌更甚于放言自廢之人
顧吾弟提鼻過之作如來可憐憫想至望至望顧司
馬不朽之圖其家子弟實心唧之談老眞能知弟僕
竊少其知之未盡然恐廢世人亦不得不爾劉蘊華

數行附上僕垂老病劇須又罹西河之痛摧割不能言亦不忍言即欲強附維摩莊生處置造請未及也然望老弟亦不必深念僕流行坎止僕實處之素矣臨楮馳結不盡不盡

答朱方黯書

六月十六日接使者帶回一札省味久之真有無言涕零之感顧惟衰鈍曾何招妬之能白首童心不忘敝帚之視而罹痛已來老態衰徵種種自覺亦嘗令見者失訝頹歛額蹙面孔上僅餘五管而已造物勞

吾以虛學吾以癡絕所得固多何敢兾望隴蜀更挑天怒乎即令若骨肉銷亡兄由定數而對客談笑之際隱痛根心語言失次此則人情之固然非關排遣之不極老年舐犢之愛寶鍾厥心置之不足道也從今以後水到渠城流行坎止此念愈切見亦愈定决不敢瞻前顧後自取損殞足下無深念僕吳蜀萬里之觀今在几席可勝華麗乃又與今古第一流旦暮相遭足下其亦有珠玉在旁之想乎自愛自愛家鄉綠雲千頃儘可娛目未易療饑而物情噂遝反覆倉

呈朋友躄躄往來無非執儲紙裘之見甚且為含沙
射影之誅積習生常隨波逐浪靜言思之即足下刺
促半檻超然物外猶可以自得而無恨而况舉目運
睡無非江山豁達之觀者耶願言惜福勉思未至僕
少游浮玉諸山如宮邊老人下覩金翠如夢亦無癡
不復了了猶憶長廊下看月適當盂蘭盆會法樂齊
鳴反出水底煙霧浮呈不知身之在何許也夜闌更
寂山下鄰砰訇鏜鎝之聲念風水吞吐與空相遭偶
露其奇誠如昔人之論而說者謂此山形似蓮花真

有銅柱礎之故聲如鐘鼓嘈吰不絕未暇細考也歲乙未又一至焉尋訪秀頭陀于妙高磯上盖時所皈依稱為有道者一見輒及諸延之以此知延之固自不俗丁巳歲又與陳元石約晤于此有物敗之不果到而元石死矣不知山中人亦尚有識元石者否少慕希澗之行登臨興故亦不減天曜其眼又褰其足又阨其資所覧即長老東坡居士遺像事便清娛半日許足下有意慰其岑寂又好冥搜于此一事幸毋秘所得金玉其音耳廊下石刻識人居士與即老書

猶無恙否書字祇此而孤孫出所惠書相眎堂勝銘刻僕語二孤但持此紙便可令而父不死詩文集一百餘卷度可兩歲卒業題曰梅花草堂前集男張桐編校七十二歲人猶向此後求續耶痴絕何如婺淳性純謹少顏次者時見謦欬懶慢不精緊但各有一得守吾訓不窺戶外耳知足下所欲聞及之昨問使者云蘊老淹綿如昔湛師亦在蘊老許爲寄兩翁杖子矣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甘塵滾滾可不須更問也賀無因薄命如此雲陽路上斯人那可復得

二絶句附呈所見

答韓止修太史書

春秋捧誦手教令人意念況往信知古之君子必有過人之操神情有所不能忍者但于不能忍處忘境觀変則一切外慮豈徒不足爲累故有境移事易覺此中大有佳趣者矣辱論撫塵一笑難于河清要則不類忙忙之衆山中人扃門收拌何得輒與外事相關耶自愛自處乎所居與闤闠僅隔一牌板然人蹤斷絶亦似有深山意有少年傳示閑在増訂者且云

大貲紙價頋令兩孤孫手録之惟恐不及意山中之
業猶亦見兄一班耳弟旁無嗣㣲借覩甚艱于亾兒
殊有驚定之痛竚望不朽故不獨兩孤之榮藉弟亦
待此瞑矣留念留念星士晁洪宇精理惡口大能摸
索人令人驚絶玆抱敎友張泰符之牘以来弟亟望
此君還向苕霅閒灑酒相賀也泰符杜門讀禮與弟
亦不數見却是寔相往来都不殺仁夫臨楮不勝馳
戀種種容再布

答孝白民書

達長老到舍出手教再讀芥菴塔銘懸譯不可言律軌之義弟所不知因是遂起斷龕一念恐亦不須太早主張人生忽忽如朝露孟浪如弟眞天壤閒虛生虛死物耳雞猪魚蒜遇着便吃弟已不敢生老病死符到便行弟力守之恐亦不怕我不守也山中安穩方寒自愛以幻修幻則久有聞于君子矣陽月初尚一見兄然後禮寒山竹塢也八月十九日弟大俊啓

與楊長倩書

十年之別恍若隔世杜少陵云此心炯炯君應識當

不須喋喋也昨遇伯稱于道起居湖上樓無恙煙光雲態盡供囊中五色致足樂耳伯称言長倩念僕勝僕念長倩聞之欲涕僕今年七十四疲極矣十年來為女家大難幾喫虎口遂不敢復與海內諸友相聞而兄猶諄諄存之不置口類古人之誼復見于兄耳銘刻銘刻鎮澤五湖啼烟嘯雨令人不忍措念太陽甫旭于老人真有少緩讞吏之待徐當自及然後望松陵號絕一塲也中間何所不有付之奈何而已太推宦游西蜀能作冰霜傲吏聖人宋畢小窗見正如

此伯稱吾故人存江孫也憶與此老擁美人笑呼虎丘石上去今五十年矣書畫之物又遇其孫滑聆仁兄謦欬懷感可知拾楮無他言唯飽飫湖光倍萬珍拜陰晴朝夕如此而已矣臨楮不勝馳戀

與孫玄圾

夜讀王侍御放罪之詞感之泣下董思老眞當今第一人也足下處此際便當追憶往前有德于兄若力修行諸學問以報之要修行諸無如戒殺洗淨煩紓具慈憫性不出麤語無發惱怒兄之方寸吾所洞曉

但計較短長是非之心一切掃殺方是𠢐子種藂處機禍本末有不壞于一念之躁急者也學問二字宜及是時古人云看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其在于兄只看須一尺行亦須一尺耳反覆釋詞本等職分已是十分完全目今當申學臺人事決不可不盡毋令向來閑心瞶地用力如渫著退商後言也諺稱人有德于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也僕告足下止此矣

與李晉行

病中有紅如人類之有盜寄之未有不令人毛孔豎
着然而前輩于此症都是不免闡旋德朱兄在此其
談足下甚快謂可不廢一矢坐致太平喜甚喜甚而
僕切不能不諄諄于足下也足下性至燥一時不能
空諸所有性堅執而動也涅似于此症不便憑其臆
先生嘔輙一斗少間同事者見其臭端青紫色隱隱
四起皆大恨先生輙搓首語諸人曰不妨吾已料理
某題矣此先生平生得力處所謂當境盡情放下者
熟所料理亦豈堅執八股孜孜為之耶大都取適而

已矣兄性中上獨恐未透此關聊以相語素履不負
負人何妨數日閒曠風烈雨驟來日依旧清平世界
顧兄之飄雲過之也造化好動固畏靜神鬼好乘機
固止于智者顧兄更以平日眞性爲旌德君言之僕
老甚不堪煩紆易見疲憊吾兄正年少勿留種子爲
他年不時出沒則善耳力疾草草切勿作報

與徐孝若書

頃從外還捧讀手教不勝慚赧之至亟命小孫口誦
雄章二日首尾曲折備諸衆妙可謂翼運之作非流

堂僅取腰章手板之比十年作想恐刻慣之快甚慰甚承諭年来創変如燈取影不差毫末第晚近之文其敝也須從浔鞭着眼如戊丑两闈種種艷特固有盛時所不能幾者第濡洩已甚知兄更張此道乃可不廢戊辰之後眼生手硬恰似風氣初開景象其間一二名世之作如金如曹騷騷依日月之光另開世界曹義原從鈎棘中出今讀其文如莪冠傳帶時襟方言金義摹做歸太僕已甚是其小醜乃筆思之犀利獨冠一時惜乎未盡其才猶寄他人籬落之下可

念也僕于此道固無所得近以課小孫故不免耳受亦自家見得如此英雄胸次猶着么麼張生幸盡洗之因兄問及不覺叨叨看僕文譬吹劍首吷而已矣端陽前當題尊稿奉還鄴架書字抵此轉念子顯竟作深山老衲不復可睹然聞其子女壯健殊以為喜念至都不得一字不復另啟容續布

與工部許陽里書

崑山玉碎即海內之人所共痛惋况于父子天性之愛針芒畢照更相為命有吾兄之與郎君者耶故凡

朋友之交情逾肉骨有不容措一言于存殁之際者此毒此痛是也昨聞使者来告雖甚慅慅怦怦不忍下一字偃臥飯泣反覆為兄思之有不能不直致其所見者竊謂郎君無年要是多生定数而兄自今日以前似可忍割慈恋自今日以後又有不能不忍割不得不忍割者何以明之生長名家耳目清曠羡蔭在前所須多辦此細人姑息之事不足為郎君道就使頭角嶷然立志斬斬顧念隱微流注之間稍𠜱同異微彰剛柔之用未盡一心即一生名士十年孝廉

亦不能竟其所欲而早斃于時如今日之行路悲號
踈戚感嘆謂天之報施未盡可仗者又使吾兄盛德
郎君刻自負荷而室無風霜之偶惟無孺慕之泣克
明大義曲體兄心如今日之內外懽肅舍通都人士
目爲世臣巨室者則於郎君之平生動守抑畏顧爲
聖賢不願爲豪傑似有缺陷兩者無之學所謂自今
日以前稍可忍割者此也通家痛瘝無不相關第視
吾兄十年以來骨肉凋零誠可驚悼而兄能勉持于
內外鞅掌之間挺立于風波靡蕩之會翛然不滓無

悔于心雖云德性學問有以自處而酬應四方區畫
庭際檢束臧獲汛掃門宇則郎君一身實任之故兄
雖自致其孝友肉骨之情而精不銷亡神完守固然
爭窮窺兄面丑寅丁夘之間不無稍異矣倘不自揣
亮而任其一往之情恣其莫贖之痛于年于勢于神
于力竊爲兄危之兩郎雖小一孫甫就外傳一寡媳
煢煢在疚子幼女衆惟怙惟恃皆此老一手一足之
力也弟所謂自今日以後有不能不忍割不得不忍
割者此也西河失明曾子過之夫世未有哭其子而

不可以喪明者乃不知失明無益于子而徒戕其子之喪父明故不待智者能辨之矣弟竊謂兄愛郎君況體其九原之念有如聞訃過傷不思慎变則郎君安之乎弟自奉別以後数晤郎君何時不計程計日又竊聞易簣時所念惟親謂吾親關係極大令人酸鼻而兄乃以郎君故自損其關係則郎君安之乎百年旦莫生死無常弟所致恨于造物者謂既生郎君而速奪之不盡其用使許氏失一孝子又失一功臣吾鄉失一砥柱海内失一人品真足恨恨耳三世交

未不敢不肆其狂瞽惟兄炤之後郎君一月金伯闇忽然物故此兄視郎君所得則大有間矣物之不齊等歸于盡然真可念當境者稍為寬大也漫及之臨楮哽咽不知所云惟萬萬為國為家為先大人節哀崇護不盡不盡

與叅政張泰符書

羯胡無賴重煩 聖明處置生于憂患天道固然吾兄以定淨心當之知不煩臲卼也太夫人懸念甚切然有名兄弟在煩閒眠食如常兩郎近試寳色照耀

令人目眩神驚弟即身處危邦杜門深念而已首春
九日忽聞董工部家報中有及叔願者驚疑未定傳
者繼續此兄積行累義定有神明呵護獨念衰毀之
緒更遭意外何論肝膈碎裂更復痛楚難堪念到淚
流況身其事者即木即石誰能堪之昨過其家一孫
滂嗟兩郎痘痕瘢癈誰忍過視萬里形影獨使吾鄉
二三知己提挈左右而于兄情分更是慘切想尊懷
作惡更添十倍奈何柰何稍聞寧帖有期則榮轉在
即向後料理須及未出都門時細細與瑞屏伯可商

之郎報有侯擬二字恐國步既平真須有慶無讓乎懸懸望報何啻一日三秋倘此數字竟作夢中囈語則請灑酒相賀耳兄自情至不敢過嬈其家幹有不受差遣者老蒼頭許畢捷身請行到日願賜獎勞諸凡自愛

與比部顧細所書

不類其抱影寒廬候閒疎曠細維裘者追涼奇石之下秉燭絳帳之前談笑以時相視無逆何可復得每南狩西來稍聞動定知榮陞日新諸兄猜進欣慰累

目而已敝鄉物情兒蛾辰酉百変所幸姜桂之性不能近俗亦不敢避俗幸不為烈焔池魚亦更無眼能為青白之習用以自存勉理舊作續得人物五傳輒付梨棗以明胸中涇渭未嘗不分前成而僧共者將請長于小有巩請乃索親故書于不類不類語之曰則惟有海上顧先生素知不類絕無干謁一通姓名不致喧擲然僕亦不敢過為贊嘆口角之春嵩非所惜謹題數行并五傳呈覽平生無江郎之筆蠢蠢如常或不深詫其夢祟耳武進白雉衡練水侯廣成公

暇亦時時相聚否雉衡與不類交都不臧先生其次郎字白生者故吳會第一流人才美特絕不類𬋩望蚧郎之策名久矣皓閒及之無味面孔不歆羨作長安之信知喻此意也不類自惟痛後舐犢之愛愈深長孫安淳已佩子衿次者名守淳筆據其兄而多病硯端所獲痠于藥餌幸無恙可不傷懷抱也對知已不覺及此今世郭有道能借齒牙餘論獎成所望于乎臨楮曼衍惟為國自愛